

願同集

卷一

下



第二十四 汜水化

猗歟吉甫氣飄飄。勳望才猷冠聖朝。經武緯文心回
美。征西伐北地方遙。鎬京飛語興讒謗。汜水聲詩托
諷謠。君宰相歡功烈盛。賴予忠諫息言妖。

王有賢臣尹吉甫。文武兼資搢紳所慕。國家中更
板蕩。四夷交侵。及王卽位。北伐西征。以復文武之
境。吉甫嘗任專鉞之命。惟子與王居。吉甫居多。大
略而忽細。故王之左右多不悅者。於是讒譖迭興。
王亦未免於疑。方其在鎬。有飛語聞於王。予爲多
方解釋。意猶未明。予爲汜水之什。王聽之。泊吉甫
歸。功烈旣成。君臣膠固。中興之績。視少康高宗爲
優焉。

文帝化書

卷一

十八

第二十五 白駒化

聖慮憂勤旣有初。一朝德色沮嘉謨。賢才遯去嗟黃
髮。詩什形容咏白駒。東帛自茲通下國。群賢俄復集
東都。皇家招隱興王化。良自忠言勸用儒。

王以大業克濟。普覃異恩。陞子爲大夫。於時四方
無虞。王心少怠。一日師氏韋仲將諫。章方上天威。

肅震。置韋於理。於是道德之士。老成之人。有翻然而去者。予心憂焉。乃作白駒之詩。以爲譏刺。勸王畱意。賢才寬容受諫。使有位者無去志。已去者冀其來歸。隱迹者期於願仕。詩聞於上。上意感焉。於是詔告在庭。責功悔過。復韋之職。東帛弓旌。日遣無虛。未幾清議歸美。士風藹盛。天下復見成康之化矣。

第二十六舉讎化。先君飲恨下黃泉。在禮讎家不共天。已死風成無所

文帝化書

卷一

十九

及後人温叔乃爲賢。只知所舉惟才日。豈憶無辜被譖年。上亦昭情知此事。何妨中外任喧傳。

先人之死。蓋出於南風成之譖。朝士之所悉。知終天之恨。予未之忘。風成死久矣。有子名温叔。有才而賢。嘗以國子肄業於韋師氏。子以問韋。韋謂子曰。風成之子。好學無厭。語言可法。容止可則。當今貴遊子弟中。未有也。天道難知。不意風成青蠅之行。有子如此。蓋瞽鯀生舜禹之比。他日必爲大器。予雖有不共戴天之隙。而聞其善行。心嘗悅之。予

既陞大夫保氏闕人詔許舉所知以自代予薦温
叔玉聽之卒善其職

第二十七恤孤化

壽夭前途不易知仲將方艾遽傾危一身永逝嗟無
後五女皆孤益可悲納承問名如父在贄羔莫雁及
婚期死生不變論交曰泉下幽魂亦展眉

師氏韋仲將與子爲聯事相知且久一日宮車夙
駕出於虎門仲將欲有所陳旣前而却忽偃於地
衛士掖而起之蓋已奄奄矣歸而告殂韋氏無子

文帝化書

卷一

三

唯女五人長者以寡而歸宗次者及笄而未聘幼
者已十五韋以忤於王暴卒禁中旣無卹典五女
何依子爲備禮而嫁三人其二幼者寄膳於司諫
高之量家俟其長也納爲然明楸陽之婦

第二十八慈訓化

守志當年正妙齡期頤耳目尚聰明緣深不惑旁門
法心著常持內觀經花落花開根永在月圓月缺體
空靈臨終切切垂慈訓證位仙階達杳冥

尹氏早年守寡享壽百歲而視聽不衰蓋由于平日

常持內觀。經紬繹意義。晚有所得。一日予方朝退。趨而過庭。呼予而坐。兩孫侍。喟然歎息曰。吾與汝。因緣相際。得爲母子。汝且華顛。吾老可知矣。我念人之在世。生滅無定。暫來還去。如虧盈月。如開謝花。今世之生。乃前之死。前若無死。今何以生。今日之死。不明。後日之生。奚保。若解幻身。是妄。直須謹守真常。但能性定命堅。所謂曠劫不壞。有功行者。超升上界。無惡業者。不失人身。忍於夢幻之中。更結冤讎之果。吾將永逝。勿用深悲。臨別之言。切須

文帝化書

卷一

三

專聽語畢。儼然隱几而逝。後再以童女得道。乃生天上。是爲妙惠真人。

第二十九盡忠化

奪哀變禮。從王事爲感君恩。念舊臣切諫。區區還不聽。忠懷歷歷。竟虛陳。青宮本乏元良德。白首羞爲諂媚人。盡節九泉。吾不恨。尚憂周道寢沈湮。

子有齊衰之憂。上有旨奪情辭者。再三不得已而從事。禮之變也。上卽位之久。倦於政事。一時動舊如尹吉甫。召穆公。南仲。方叔。或以病廢。或以物故。

惟子爲老成。上初以宮涅爲太子。子力諫之。不能移其愛。卒立之。及王棄社稷。嗣王親政。淫酗暴虐。子又諫之。王以子恃先朝之舊。且銜前疏。怒形於色。子乞骸家居。一日有使賜酒。子拜受之。飲畢。有後命。子惟盡忠於國。初不以一死亂吾之真。然尚憂周道不振。有矢文武之基緒爾。

第三十樓真化

再出頭來事愈多。幾回歡笑幾悲歌。忠臣憂國嗟無及。直語逢嗔可奈何。遠望松楸慚白髮。悔貪祿廩受丹科。雪山一境非塵世。來此樓真得也麼。

文帝化書

卷一

三

予生於斯世。而堅守古道。既有言而不用。又獲罪焉。魂無所歸。情猶不已。哭於官闈者三日。王聞之。以子爲妖。乃命庭氏率其屬。以弓矢望聲而射之。子無身矣。射子何爲。於是望故家而覩甚。辭王國以遠遊。一意西方。歷岷峨。背井絡。蜀之西陲。有山名飛越。子以先世生於吳會。與越爲鄰。俯而察之。名同俗異。又望西極。一山高廣。殆百餘里。盛暑之時。積雪凝寒。非塵境也。山神白輝曰。此名雪山。山往

昔多寶如來修行於此八年得道。又西極真人久住於此。因而證果。大夫仙風凜然。盡畱於此。子聽而止焉。無幾帝有旨。以子爲雪山大仙。

第三十一山王化

北邊京鎬千餘里。西望岷峨萬點山。榮辱已拋羅網外。是非不到水雲間。方誅白虎遺星石。匣鎖青龍瑩月環。南面稱王朝北望。有煩帝旨爲重頒。

子方畱雪山。而被大仙之命。旋有旨以蜀門行化。乃返鶴馭。而來東北。見萬峰青翠。絕境可愛。久之。

山神公元長等五人來謁。予曰。某等職隸於斯。近見真官丰神嚴峻。目有光芒。謦欬之音。震響巖谷。豈非天人乎。此間自武王伐紂。徵盧彭濮諸國之長佐蜀君主。大軍北向。實經於此。逮今三百餘年。路僻人稀。未有貴顯者來。真官勢焰如此。幸示其來。予告之實。山神曰。某等亦厭人間遊於斯者也。此山隸蜀帝所治。名之曰劍嶺。其勢北距終南。西接岷峨。南通邛徠。東挹巴庸。廣袤周匝。殆千餘里。此山爲要地也。自山王白峰主托生爲蜀太子。且

百年矣。居未有王。真官既聖人之裔。清明在躬。積德累行。忠孝全節。神遊於此。行藏有數。宜少休焉。兼劔嶺之下。近有白額大獸。千餘歲矣。負此山嶠。以人爲食。真官既嘗爲天子大臣。則山川之神。皆嘗聽治者。又玉音來此。自可號召群靈。呼吸變化。役遣幽陰。驅除此虎。亦助天好生之事也。永信之。乃矯宣帝旨。召集千里之內。山川鬼神。咸來聽命。謂之曰。帝有玉旨。以白虎害人。命吾爲此山王。董爾衆靈。誅滅之用。命者。世享血食。否則。天有威刑。

衆曰。唯謹聽令。予乃仰觀周覽。現相變化。自現身與山等。拔一孤竹。叱化長劍。屏翳號風。雨師清道。揮劍。言呼。響震。其谷。虎亦怒氣成雲。目光出。電跳。梁反復。吾身當之。衆又並前。斃於刃下。又於血汗中。獲一圓石。狀如墜星。公元長識之。曰。此虎威也。予佩之。百神懾畏。功成。因奏帝。先陳矯詔之愆。次及集功之語。帝因以予爲蜀北門山王。貢此山。

恥宜肩力孝未酬功。嚴刑不恤咎魚背。保奏終期徹帝聰。小大神靈皆敬畏。清明天地蕩皇風。

子既卽真爲諸山之王。凡所部山川水旱豐凶妖祥功過皆得與聞而平治之。青黎山神高魚生部民孫滌女方婚之夕。魚生悅慕因拘其魂而亂之。爲鄰封白池龍神所察。予覘之與女俱訊。既伏其辜。歸其魂。女乃蘇。鞭魚生背三百。黜其職。山下有故孝子吳宜肩。嘗爲父疾刺血寫楞伽經四卷。壽終三年。未有所受。予爲保奏。以代魚生。帝報曰可。

文帝化書

卷一

三

自是小大之神咸加敬畏焉。

第三十三存褒化

褒侯以女媚幽王。王寵褒兮壞紀綱。黜子屏妻天所厭。誅良害善鬼爲殃。嶽靈遷怒情雖快。褒國平民理可傷。奏達上穹符允報。遺黎仁壽遂延長。

幽王始娶申侯之女爲后。后賢有子宜。曰嫡且長。仁孝之風見於岐嶷。及褒侯以妣進。遂寵妣而疏后。尋以妣有子。乃廢申后。以妣代之。妣生子。王名之曰伯服。意謂伯者上無長也。服者天下咸服也。

於是逐宜曰。立伯服爲太子。大臣諫者九人。悉族之。穢聞於上帝。俾西嶽爲孽。以警於王。山川鬼神。從而不甯。三川皆震。山摧水壅。勢皆逆流。嶽神者。蓋白帝標。矩之降靈也。從而遷怒。移檄漢沔。褒斜山神。欲湮褒邑。褒與蜀接境。子訝其太甚。卽上奏。言治褒侯固不足恤。國人何辜。請赦之。有旨。言金。自天之神。擅檄所治。薄責之。褒邑之民。免於湮墊。厥後。犬戎伐周。棄漢沔褒邑。地隸於蜀。皆帝意也。

文帝化書

卷一

三六

惡人行惡。自招凶。孝子胤。親意不同。爲食成讐。情已甚。回風反火。勢方雄。滿懷俠氣。猶能吐。刮面狂飈。訝自攻。畱與世人爲鑒戒。要知聰直現神通。

劍嶺之南。民李轅。孝於母。薄暮有客投之。轅方烹雞具食。客以爲相饋。喜形色。言少頃食至。乃脫粟飯也。客不舉。轅曰。家有老母。病起思肉。適之司晨。不及供客矣。客赧然揚袂而起。曰。汝以吾爲未嘗食肉耶。不揖而出。夜闌。因風縱火。以燼其居。時方歲寒。草木黃落。煙焰蓬勃。勢不可回。轅負母而

出仰天號呼。予適遊其上。大不平之。因吹氣成風。使虐焰自反。客執燧猶在手。燼其鬚眉。欲走而迷。顛仆火中。僅存其命。訊之。則曰。某俠士蒲光度也。今夏緣都人士女。浣花嬉遊。有友因醉而觸良家。爲人所辱。濱死。某以解紛之故。投入水中。幾致不救。誣於有司。於是亡命。周流半載。昨實餒甚。心怨於子。方蕪草時。如有人叱之火。及子家而爲風所吹。今卽死矣。不作無名鬼。因告之。語畢而殂。

第三十五明冤化

文帝化書

卷一

二五

須知人命重如山。莫把形疑作等閒。毛氏喪身猶未雪。良能濫死豈容還。騰魂附體明冤獄。執賊求情伏巨姦。艾傲一言其利溥。享人血食免慙顏。

踰劍之北三百里。龜山之下。民何志清。有男無方。娶魚山侯釜之女。逾年。釜得疾。勢急。女告於姑。請以歸甯。許之。與其夫偕往。至中途。記憶匳篋中有黃金耳璫二垂。欲持以隨。備父急難。行速而忘之。欲歸而復取。則曰西矣。俄無方之弟良能。踵後而呼。攜耳璫至。曰。婆有不豫。遣我呼兄。且令附嫂所。

忘之物。兄嫂至姻家。兄可先歸。婆已願望矣。無方
曰。弟與嫂行。吾將歸以省母。無方旣別。移時。侯氏
悔。曰。妾家不十里。可到。無勞叔相從也。良能信之。
遽與嫂別。旣還而夜深。翼曰。侯訝其友已約歸而
來遲。遣人迎於路。乃見女死而無首。釜疾革而亡。
其家告於所治。何氏以幼子而鞠之。月餘獄成。良
能自誣別兄之後。逼嫂以非禮。不從而殺之。其首
不存。殆爲虎豹食之矣。將就戮。良能怨泣。龜山之
神艾敏來告。子察之得實。蓋有強賊牛資與妻毛
氏有所忤。資路逢侯。劫而逼之。取侯之衣。與毛相
易。毛與侯年相若也。梟毛之首。攜侯與俱。子爲追
毛之魂。附資之體。藉資之口。吐毛之詞。自陳而得
實。資赴於理。女歸於侯。良能免焉。

第三十六直邑化

含靈最貴。莫過人。不易修持。得此身。旣會胞胎。當愛
護。却緣衣食。使沈淪。伊余幼幼。情何異。天地生生。本
自均。從此一方風俗變。刈蘭凶。釁免傷神。
劍北百里折而東之。兩舍之餘。有邑曰苴饒。地瘠

民貧。編戶有子甲。則蓄之。乙則或否。至於丙丁。則不舉矣。蓋嗇於衣食。以便目前。而不恤其後也。張千十。富室也。租其田而食者八十餘家。授田之。曰。卽與約。有男子力能耕穫者。畱之。厥後所生。斷不容畱。率以爲常。千十有二子。長者有廢疾。不任事。次子三歲有癩。醫卜巫禁。皆不能治。禱邑之神公孫掌。十日不蘇。掌告於子。請救之。子從焉。詢其所以致殃之由。蓋前後租民不舉之子。四十有奇。冥漠無歸。共爲祟焉。子夢其妻李氏。且言之。故李氏

雖言之。千十不悔。子乃遣功曹荀明。傳子之語。使幼子言之。曰。棄人之子。猶吾子也。愛汝之子。猶他子也。汝貪人之力。惡人之冗食。以耗其穀。今四十餘命。迫於汝子。行且死矣。千十自怨自艾。叩頭出血。請命於子。子爲戒之。使改其行。于十從之。其子乃安。自是一邑之人。重惜人命。生齒漸蕃矣。

第三十七 拯溺化

秋雨霖霑。久不休。三江相合。勢同流鏡。潭壑溢深。無極。城雉傾摧。急可憂。白馬遺黎。誠善俗。黃高仁正。乃

賢侯柏堅一喝波濤息。誰謂驚濤敢敗舟。而感譽未
白馬之邑。有民八百餘。所都當三江之口。秋雨霖
沱。霖三月不止。東西二谷與江俱漲。咽於靈巖峽口。
卒不能泄。波濤宏浸。居民昏墊。有魚腹之憂。邑神
人柏堅來告曰。白馬小邑。舊爲岷屬。今附庸於蜀。邑
侯黃高。仁而愛人。乃者天作霖雨。害其燼盛。三江
環合。邑人之命不保。予以封疆所治。與堅俱行。既
至。則水勢壅溢。比常十倍。民人攬擾。若蟻移穴。城
雉所存。十有五六。幼者攜持。而不息。老者棄置。而
待斃。予心閱焉。於是以栢堅傳帝旨。勅水澗下俾
安故流。今所謂喝河神者是也。自是一邑之人。數
千之命。免於沈溺之患矣。

文帝化書

卷一

三

第三十八雨穀化

昔天於氣而害其災也。三

人言陰德如何種。舉事先存爲衆心。許氏賑饑將竭
產。羅家閉糶不容鍼。積而能散天之道。富乃成貧鬼
所侵。三死一榮端有謂。蒼蒼造化意何深。靈巖如日
巴西大邑。富者百有一二。貧者力作度。日蜀帝初
立。歲大荒歉。帝雖奉養菲薄。勤心爲民。而德馨未

著餘殃未衰。巴西之民死於阻饑者尤甚。邑有富農羅密閉糶。而義士許容竭產賑貧。求者無窮。力不能繼。終夜炷香。祈天請祐。邑靈和來孫以告。子奏上帝。有旨。取羅所蓄之穀。凡五千斛。雨之子乃勅諭風師。發羅之屋。穀隨風旋。自空而雨。各以色聚。徧於郊衢。一邑之人無不飽飫。羅之蓄藏一日而盡。邑人感許之惠。往往酬還。幸羅之災。從而稱快。蜀帝以容爲邑佐。密聞之。自經。貴州刺史黎

苴校第三十九曲雨化

文帝化書

卷一

三

苴郊之北。巴江西。中有龍山。險可躋。民質素來全孝。敬。歲荒久矣。望雲霓。曲施嘉澤。成秋實。免使遺黎病。夏畦。自此遷居來者衆。老人扶掖幼提攜。

苴邑之北。巴江之西。有龍山焉。龍山之下。居民三百戶。許望帝之初。全蜀亢旱。邑神蘇公長。不忍遺黎死於凶歲。引咎自責。曰。臣所部民。少壯力作。老者休息。非不孝也。征徭不寬。未嘗敢怨。非不忠也。春耕夏種。必祭天地。視田之美。晝以方隅。許爲霖盛。非不敬也。既有所收。未敢先嘗。非不順也。有民

忠孝敬順如此。而旱暵爲災。曾不我遺。是臣之罪也。吾爲達天聽。有命許地。祇自理于乃竝。苴邑之工。借巴江之水。曲施兩澤。三日而止。一方有秋。邑人名鄉曰嘉澤。他居有遷來者。漸衆矣。

第四十頌賊化

孝婦劬勞爲養姑。冰清一志爲無夫。鉛華不御從人。訝鍼指爲生乃自娛。禮葬哀深方復祭。愚民白晝輒穿窬。不惟正節蒙神佑。兼永貪殘被鬼誅。

漢水之濱。孝婦曰楊靚。中衣冠之後也。適寒士雍

文帝化書

卷一

三

有章。有章早逝。靚中矢言不復他適。及囊篋罄空。家無兼侍。姑老且病。媵灼日至。靚中曰。人之所慕。色與財爾。妾家素貧。方丁大禍。今好迷之人不已。意者以妾年齒未衰。氣血尚盛。身無惡疾。唯此爲求爾。妾豈忍棄晚年之姑。忘結髮之夫。革面而事他人乎。鍼指小巧。素所不廢。爲人縫緝浣濯。粗以自給。妾與姑老焉。不得已。則待姑百年。咬下未晚也。乃自斷髮喪面。不御鉛華。以婦工自給。如此六年。姑死。禮葬之。三日復祭。里人助者百數。有盜乘

其出踰牆啟鑰。盡攜所藏。觀中未知也。家有土地。白致一與邑里正神康潮生。欲治之。適會子來。褒中就以報予。遣陰兵三十人。執盜於市。舉揚所竊。歷告於人曰。此節婦楊氏之物也。當還之。已而舉手向口。自嚙十指盡而死。

第四十一北郭化

人之嗣續貴非輕。只在心田種果成。欲速區區還是拙。招尤累累豈能平。栽培卉木姑爲喻。周恤孤窮俾用情。貴子承家號神保。乃知報德自分明。

文帝化書

卷一

三五

蜀都北郭民王尚忠。富而無子。行年四十。心憂而計速。廣求妾媵。終無所出。文取本宗之子。以爲繼。紹然資性險急。妾媵少不如意。則鞭笞之。轉易之。養子有違教訓。則復逐之。用心愈急。爲計愈疏。歲月因循。行將半百。於是大設供具。延請群望。覲祝巫歌。月餘不已。子因化一居士。語之曰。栽植桃李。旣培壅之。又灌溉之。日月未久。剔其枝葉。以冀速長。復移其處。加以糞壤。時令未至。撥其根莖。視其堅否。見其種植。枝葉凋茂。又復取之。棄其舊土。又

復移易用心過勤。終不成實。可謂知乎。曰不可。子
曰汝之求嗣。何以異此。吾今勸汝甯汝身心。改汝
前行寬人之力。容人之過。婢妾可蓄者。畱之不可
蓄者。嫁之。宗人之子。既捨所生。呼汝爲父。堅汝初
志。略其細故。汝室有子。無萌棄心。脫人之死。濟人
之急。周人之窮。憫人之孤。一志行此。聽命於天。若
此三年。必有善報。語畢而隱形不見。尚忠信之。以
爲神告。厥後嫁婢一十三人。所養二子。皆爲娶婦。
指授別業。使爲久計。葬貧人父母五十餘喪。成貧
而克家焉。

第四十二反火化

兄弟從來本一支。如何鄰壤便相窺。直侯要利情難
測。蜀主登宗自不疑。烈焰互天方可畏。雄風刮地反
遭危。空中明語垂端的。始信神明不可欺。
蜀主魚鳧。有弟葭萌。封之於葭。是爲葭侯。久之葭
遣使求賄。蜀主不應。於是遣人焚蜀府庫。火勢孔
熾。子聞之。命風師返火。明言葭之無道。須與葭之

行人皆死於火中。自是苴蜀交攻者三年。竟不勝蜀。不日築墓與高。以平不日海。其人費氏五丁。

第四十三平苴化

苴侯立國號葭萌。不念魚鳧是弟兄。戈甲相侵民橫死。封疆密邇事虛爭。更因信使談形勢。現出神兵示重輕。葭邑一朝心伏義。免教塗炭及黎氓。苴蜀既交惡。干戈相爭者久矣。蜀主厭之。遣使莊蘇議平。苴侯不聽。莊蘇因言蜀之兵衆。手指西隅。子因現神兵而傲之。苴侯疑其襲已。遂乞盟焉。使

文帝化書

卷一

三五

者言之於王。王爲子立廟於都之北。

第四十四費丁化

生前直道。雖罹禍。身後遺靈。耻括囊。君寵五丁。忘武備。子方三狄。抗封章。只因運土。增妃墓。不信談兵。拒敵疆。謂我妖言。何足較。從而毀廟。又奚傷。武都山精。化爲女子。色美而豔。蜀之所無。有聞於王。聞明尚王。見而悅之。納以爲妃。未幾物故。王念之不已。築墓使高。以示不忘。武都長人費氏五丁。從而媚王。以大力負五都山土。增壘之。不日墓與

山齊。王名之曰武擔山。謂妃死而懷土也。既而王親信之。寵用之。且侍左右。曾不暫捨。王亦多力。恃勇。既得五丁。自謂空拳。可以格戈戟。奔走可以敵車騎。於是不修邊備。至撒亭障。罷烽燧。子既爲之神。享其血食。且強秦接境。慮有不測。乃化爲文士。自稱北郭張生。叩闥上書。其略曰。臣聞專德者昌。專力者亡。昔堯舜禹湯之治天下。在庭之臣。姓氏昭然。未有以爲專者。且匹夫之勇。不可以爲恃。絕人之技。不足以威敵。惡來飛廉。無救於商。辛羿射鼻舟。竟死於非命。近世三狄長人。多力卒。加誅勦。今邊隅費氏。昆弟五人。初無道德。以力爲任。王以其身材長大而賢之。乃不修武備。臣以爲費氏之力。一可當十。以至百人爲敵。力無施矣。若以置諸臺阜。列爲侯御。俾其裸股肱。執射御。奔走從事。則可。若以爲折衝鄰國。則不可。要其所比。不過赤白長狄三者之如也。臣願謹先王之慶。基嚴強秦之邊備。無以匹夫之勇。而弛三軍之令。王不悅。曰。汝諫吾。謹武備。而謂吾養材士。是欲獵而廢鷹。警

盜而廢犬也。子力辯之時，五丁在前，恃王之寵，欲來見辱，乃隱而不見。五丁以子爲妖，又曰：此殆北郭張仲子也。於是毀子廟，子亦不較焉。

第四十五石牛化

巴蜀相攻，蜀富強，秦人貪蜀，巧思量，非于孝惠興謀善。自是開明用意，荒礮石爲牛，山下立鎔金作糞尾，邊藏好財，不聽忠言，諫鑿路興兵，致後殃。

周室寢微，諸侯互相侵伐，巴蜀交際，秦與蜀鄰，惠王用司馬錯計，啟謀吞蜀，而蜀道險甚，行兵無路。

乃於秦蜀之境，鑄石爲牛，形製旣大，置於草中，又鑄黃金爲餅，置之尾下。如此者五所，陰使人伺之。月餘，金餅爲人取去，旋復置之。所取旣頻，蜀王知之，使人臨蒞之。數月，得金千餘斤，乃命五丁開鑿險路，興兵五千，牽挽石牛以歸。方發兵，曰：予復化形爲儒者，以仲弓子長爲名。詣闕請見，王許之。予乃上疏言開路非便，獲金非利。王笑謂予曰：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吾以社稷之靈，石牛糞金，白入吾境，黃金至寶也。可以富國，可以強兵，可以寬民，先

生疑鄰國之詐。誠過計焉。豈有捐金數千而設詐乎。先生少遲之。石牛行且至矣。予仰天而呼。潸然出涕。王以予爲不祥。左右掖予出。予從而隱焉。

第四十六 五婦化

秦人貪蜀欲并吞。嶮道開成入蜀門。尚恐石牛彰詐計。更將宗女許新婚。不思大國難爲偶。妄謂誠心有。所存逆耳固知辭。枉費忍持緘。默負君恩。

石牛旣歸。秦王曰。此用之開路則可矣。若牛歸而無金。則吾計敗矣。乃復遣人與蜀約婚。曰。秦與蜀。

鄰親仁而善鄰禮之常也。吾有宗女五人。請嫁蜀王。王其納之。蜀王大悅。予聞之。歎曰。彼強國也。此物奚宜至哉。王乃遣五丁迎女於境上。王方自備干乘。候於北郊。以伺音容。予乃於衛士中。現儒生像自陳。上疏諫之。王怒曰。汝非北郭張仲子乎。讒言見侮者三矣。勅左右兵之。予乃現忿怒之像。衛士驚潰。予獲免焉。

第四十七 顯靈化

忠懷不忍秦侵蜀。力諫吾君反被嫌。怒像本期鄰敵。

畏。大身俄爲玉音潛。路還七曲行方徹。山壓群靈命
盡殲。從此一隅知敬仰。劍南聲勢已炎炎。

五丁旣迎秦女以歸。蜀人萬衆小大懽悅。盡昧於
禍機。以非爲是。以禍爲慶。衆人之常見也。予乃於
劍嶺之陽。化大身像。橫截於路。意謂秦女畏駭。可
以回轅。秦蜀之人。觀者駭異。或於譏謔中聽有玉
音。若曰。天之所廢。不可以興。蜀王是也。天之所興。
不可以廢。秦王是也。子誠忠矣。如天命何。予乃收
縮。會五丁識之曰。此必北郭神張仲子也。我將捕

而食之。萬衆呼聲。震動山川。五丁逐予。予乃經山
腹行。路成七曲。將入洞穴。爲丁所及。持予甚急。予
不得已。化身百倍。任其搖曳。尋以首穿山頂。回光
反顧。以震蕩之。山隨身動。五丁與秦女俱至巖下。
山摧勢逼。於是五丁五婦皆陸沈焉。爾後蜀并於
秦。吾亦無憾。

第四十八大丹化

老氏中原厭用兵。西昇甘作化胡行。雲間車騎排千
里。所在神祇送十程。殺命心公冤自釋。吞丹志一體

斯輕。乾方不是潛真處。却住坤隅慰衆情。

予○以○蜀○亡○社稷變置百靈廢祀血食無歸神遊崕
峒○聊○以○休○息○忽○雲○衢○間○旌○幢○車○騎○過○者○三○日○山○靈
相○謂○曰○景○象○如○此○殆○有○聖○賢○經○過○已○而○老○氏○將○左
右○二○真○人○自○東○而○西○予○列○拜○於○西○嶽○所○部○諸○地○祇
中○西○嶽○有○令○諸○地○祇○皆○拜○送○十○程○予○在○翼○護○數○一
日○請○恫○於○老○氏○具○陳○往○昔○在○蜀○功○過○老○氏○曰○大○道
之○行○天○下○爲○公○爾○旣○公○於○心○三○諫○於○蜀○爾○之○功○也
五○丁○五○婦○雖○死○於○汝○以○公○存○心○亦○非○過○也○旣○有○功

於蜀今國號雖秦而井邑仍蜀也。爾宜永享蜀祀。以慰斯民。乃命徐甲取囊中藥一粒授予。曰：此大丹也。汝宜餌之。大者與道合真。丹者與心爲一。爾後五通具足。非汝夙昔之比。中原擾擾。吾甚厭之。今將入西域行化。三百年後。西方之教法盛行。當來中國。爾宜信之。予敬受焉。

第四十九 巴都化

大凡臨事莫欺心。心境纔昏禍必侵。巧計受珠誇倖。械厲聲決獄逞胸襟。鞭笞二百難輕恕。受痛三旬可。

自斟。廟貌重修。非所望。祇將直道報知音。賦之對不
秦旣并蜀。使張儀虜巴王。而取其地。因以巴都爲
郡。久之。巴都守相伊庭儀。以太守疾。攝事。郡民張
威家。奴萬貞。投井而死。獄威月餘。不勝箠楚。誣服
曰。實威殺而投之。蓋萬貞先有所犯。威嘗撻之。不
三日。貞竊其貲。欲逃他所。爲威所覺。貞臆度不免。
乃自盡其命。實非威殺之也。獄成。威之子聞之。以
大珠百枚。遣人獻於庭儀。庭儀謂用事者曰。汝屬
醫者。別曰。但以小篋作封藥來。雖在客前。無忤恠
也。其家甚喜。至日。侯門獻之。庭儀適會客十餘。方
具酒肴。醫者至。且延之坐。末酒三行。醫起。以獻藥
爲言。伊受之。方入中雷。旋悔之。曰。事有不明。恐招
謗議。命出之。封題如故。伊復命醫者。開篋取藥。猶
恐事泄。分獻衆客。翌日。以威之款伏辜。卒陷大辟。
威之子行哭於市。仰天呼冤。曰。還有神靈。察此冤
抑否。予見之夜。追庭儀及威之父子。醫者魂爽。詆
之得情。庭儀曰。珠實某取之。篋中之藥。乃素所備
者。珠方入。而易之。旣受其珠。復畏太守知之。故不

敢易其款。予命鞭庭儀背二百。明日所訛之人寤。言皆同。方共訝之。俄聞庭儀疽發於背。號呼月餘。乃死。威之家爲子立廟。一郡之人從而見敬。

第五十 婆娑化

人之生子。要尊親。自幼劬勞育爾身。冒姓固知羞。見問所生。甯可棄其貧。官中被罰情難忍。夢裏遭笞痛亦均。一旦冤人成父子。鄉邦風俗可還淳。

巴蜀二郡之境。有山曰婆娑。山神轅安行。來至巴郡。淪水之上。見子曰。某之所治。居民勤而信。孝於

祖禰敬於鬼神。事無大小。占之於龜筮。云吉乃敢行焉。山王嘗總蜀神。今巴蜀黔漢列爲四郡。秦人亦稅之一槩。爲蜀某之所治。王盍臨之。予以非公事。不敢輕往。一日安行。又至曰。某之所治。有民周符。本轅氏子。某之族也。去車從袁。俗省之也。符之生。日時皆惡。乃祖忌之。命勿舉。其父平叔。不忍棄之。乳養於外。三歲。正旦拜諸孫中。翁乃大怒。詬其子曰。汝欲以此凶命之子。殺我耶。平叔提攜而出。適友人周甯之相遇於途。且告之故。甯之曰。我未有

後人。今鞠養之。他日吾室有所出。則還君之姓。平叔與之。自後周日益富。袁以家禍連綿。貧甚。及周有子。而前約不復講矣。甯之既亡。平叔時往訪符。或告之急。則亦相濟。至於數四。平叔私計。以爲符實已。子且嘗念我。乘間爲符言其始末。會符之弟來。適聞平叔之語。叱平叔出。明日投牒於官。以平叔之言不直。笞之。平叔炷香於頂。以告安行。且言子敢答父。安行知其詳。念非符本心。未有所裁。王爲決之。子乃與安行偕往。夜夢於符。見已之初生。

及王父不舉之語。及乃親乳養之事。夢未畢。哭而起。欲自決。又以形於公牘。牽制於弟。隱忍間。予復夢中責其不卽聽從。笞之百下。符旣覺。達旦不寐。明日拜於袁氏之門。謂平叔曰。符不早悟。爲大人遺體。今神來見責。撻我幾死。今悔矣。且周氏自有子。可承祭祀。符已不願。豫其家產。惟父之是從。鄉人以爲賢。周子筮。乃分貲與符。任歸宗。袁之夫婦。老且有托焉。

周既爲秦九鼎遷諸龍聽命海神前。輒因爭道宣餘忿。不顧殃民有重愆。指石爲盟心可信。仰天設誓語無偏。從茲岸澚耕桑者。無復橫流浸潰年。

青衣之水自西而東。與岷江相會。秦既并周。九鼎西遷。諸山之祇。會於嶽靈。諸川之龍。朝於海若。所以聽革命而效靈祉也。二龍俱東。相值於江。合之中流。爭先以行。氣不相下。鬪於江淵。二水俱壅。波濤橫湧。民居其澚者。千有餘家。一旦浸潰。奔避無及。怨苦之聲。達於四境。予適見之。先遣陰兵萬衆。

文帝化書

卷一

四

障其狂波。予造水中。解紛謂之曰。維新之命。易我舊德。餘忿不忘。百靈皆然。何獨二君。今以爭道而鬪。禍及居人。向非吾兵障流。則此邑之民。靡有子遺矣。且上帝好生。後悔何及。二龍曰。敬受教令。既遣俱行。且約歸而戒之。及朝宗回日。予與之尸事。仰天設誓。東西二大石。叱之使起。須臾兩石峙而無立。予復戒之曰。二江之龍。言歸於好。天地爲質。斯言不渝。若二石合而爲一。則今日之盟可寒。訣別而歸。秦九鼎數請離命。故輒首陳因爭道宣餘

第五十二鳳山化

千重肌肉受胞胎。十月懷胎豈易哉。情實片言違主意。羈縻兩紀受身災。不因夢裏騰雲去。爭得山邊避雨來。子母如初天理在。晚年甘旨且相陪。

果山之隅富人王基。五旬無子。一日醉飽形言。睨其妻曰。人之欲富者。生有衣食之養。死有祭祀之歸。今富而無子。安用富爲哉。妻安氏亦巨室也。生平不字。性嚴而妒。聞而自愧。乃出妝貲買柳氏女。以奉良人。逾年有娠。安喜甚。早夜焚香祝於天地。

每以王氏續嗣爲請。知柳有娠。卽以已之衣飾與之。至於防護飲食寢處。無不經意。臨蓐之月。前期請女醫以爲備。旣分娩。果得男子。大喜。兒之乳哺襁褓。大小便利。皆自洗濯。視其子猶已生也。夫君賢之子。百晬名曰宜壽。亦安之意也。尋別召乳婦專飼養之。語柳曰。吾與汝主客也。汝至吾家。飲食受用。與吾無異。蓋以吾兒之故爾。兒將周晬矣。吾將擇媒嫁汝。爲良人妻也。柳乃號泣曰。非所願也。願與宜壽相處。死而後已。安不悅曰。汝欲與我爲

代耶。尋撻之。卽易其衣裝。食以糗糲。視之如犬豕。呼則以畜名之。力作辛苦。畢責於柳。宜壽三歲。一日走柳懷。相向而泣。柳曰。我以兒故。飢寒苦辛。無所恨也。邇來月餘不見兒。而兒憶母否。宜壽亦哭。聲聞於外。安往視之。奪兒出。持挺箠之。甚苦。時當寒月。盡褫其衣。夜屏之外。及旦。呼里胥而逐之。基以重傷。宜壽之心。勸留之。安曰。我與此畜。勢不俱存。今欲以此畜爲妾。則我且死。必欲留我。則無容此畜。倘移時不決。則我且求死於君前。基不能拒。

文帝化書

卷一

哭

與柳所服裙釵。俛攜而爲貲。安乃奪之。柳以久於飢困。憔悴骨立。鬢髮童禿。身肉枯黑。人無取焉。乃行於城郭。捃音窟食。自養。適王之族有徙居通州者。挈柳偕行。年餘。安知之。貽書詰責。又被逐焉。旣無所向。乃以薪水力作。餽口於人。厥後兩周星紀。宜壽父母皆死。已亦有子十歲。名知微。忽告其妻康氏曰。我家生理頗豐。無不足者。惟我所生母。不知存歿。日夜愁苦。我今三十而已。華髮伊此之故也。旣以家務委其妻。曰。善視吾子。我將訪母。見而後

歸。乃出而北行。凡遇井邑。觸處徘徊。淹留道途。俄而經歲。宜壽每出行路。哀哭摧毀。日唯一飯。菜米而已。誠動幽明。所至神祇爲之感格。巴渠江相合之地。有鳳凰山。予徜徉焉。見一老嫗。負薪行烈日中。揮汗不已。息於松下。南向長號曰。宜壽宜壽。吾兒健否。母困極於此。兒安得而念之。予聞之。有所不忍。呼里域獨孤。正而詢之。正曰。是王宜壽之所生母也。時宜壽久外。其家促歸。已返中途。予爲夢之。宜壽目見所生母在家之日。苦樂之詳。及路

文帝化書

卷一

聖

中相見之處。明日大喜曰。神明告我。子母相見有兆矣。乃復北首。所經山川道里。皆夢中境也。行三日。到鳳凰山之下。方炊。暴雨忽至。行人莫進。良久。一村婦負薪而入。見宜壽揖之。宜壽心動。詢之。乃其母也。迎而歸之。柳年八十而卒。

第五十三魚腹化

生身爲女。已卑微。况被狂夫掠賣之。飲泣父親成瞽。廢積憂。母氏似癡迷。異鄉苦樂誠難測。一命存亡不可知。直待管音撥元彰報應。臨終方悔沒便宜。

蜀之生民。二男四女。故其俗以女爲卑。涪水之濱。富民任盈。年老無嗣。唯一女。愛之。名寶珠。年十五。隨鄰佑。遨遊蠶市。燈下。稠人。申迷路。爲惡少。皆元。誘之。父母重賞。尋訪。月餘。已爲元所賣。於夔門矣。父哭之。失明。毋艾氏。心氣成健忘。如此十年。百計求之。了無音耗。盈聞七曲之靈。乃肘行膝步。號泣見投。願一見珠而死。子閱之。乃勅八功曹。將三百陰兵。方圓千里。四外求之。或見珠於夔之魚腹。負汲而哀。詢之。灑龍。乃得其實。子乃夜夢於盈。自七

曲而南。沿流下之。直抵夔門。見女與語。女亦夢見其父。旣明。盈謝而去。使人相之。盡如夢中所行。乃見焉。珠初爲人婢。主母惡之。而箠撻過甚。又轉他家。前主倍取其傭。又三年。復爲鄰子詐欺。曰。爾父求汝。令我與汝來。又轉之他家。前後四主矣。珠今在張白家。主母忌人有孕。而寶珠懷之。恐得罪。欲赴於江。而如有人難之。父聞珠聲音。目乃有見。俱詣其主。贖身以歸。母亦疾愈。皆元者老矣。子乃遣功曹監治之。日撻三百。凡月餘。抉其兩目。乞丐於

市自陳曰。寶珠之失身。元之罪也。今爲七曲。張王治我良苦。且死矣。於是逾年而殂。

第五十四口業化

人生口業報非輕。莫把邪言作課程。妄語以虛爲實。綺辭增百作千名。血隨砭石流無已。罪積陰司貫已盈。犁舌不須求地獄。眼前公案甚分明。

龜城之民。祝期生。有口才而習下。人有生相不具者。譏笑之。妍美者亦疵毀之。愚昧者輕侮之。智慧者亦品評之。貧者鄙薄之。富者亦訕謗之。官僚則

文帝化書

卷一

四九

播其陰私。士友則發其隱曲。至有門第才具出已之右。無可議論者。則曰乃祖微人也。乃父鄙人也。或曰其母家工商也。其妻家駟僮也。或曰厥弟不良。厥子不肖也。凡所知識。皆不逃於砭刺之中。此猶細故也。人小有過。則旣傳揚之。文增飾之。以無爲有。以一爲十。以疑似爲端的。以偶然爲故犯。以不得已爲優爲。以錯誤爲情實。至於面折之。窘辱之。又從而告訐之。非徒待他人如此也。雖已之族黨亦不免焉。目其父母爲頑嚚。目其兄弟爲管蔡。

非止於身爲之也。或教人與訟。已則解釋之。或教人詛罵。已則辯證之。所習既久。不知其非。中年得舌黃之疾。使人砭刺出血。勢少間不數日。又作。尋復治之。大約一歲之間。疾五七作。每作。不下出血一二升。率以爲常。一日。因與其徒話鬼神幽明之故。自天之雨暘之不時。地之豐儉之不一。鬼神之受人享祀。祖禰之邀人奠酌。皆訶罵之。子適與江瀆會語。聞其多口。子方竊笑之。里域真官虞奇叔曰。此特萬分之一耳。因備舉而詳言之。子乃遣功

曹繆真持之。使自以手探舌出。以爪犁之。涎血淋漓。如屠狗彘。流溢於地。觀者千百。使自宣其過曰。人之口業不可作也。如此月餘。舌枯。遂不能食而死。

第五十五東郭化

工作雖然爲得財也。須擇術自量裁。減輕添重由心造。提後推前以意猜。業熟兩眸皆瞽。廢藝精五指盡傷。摧三年陽責人爲鑒。甯免鞭魂死後災。

蜀郡土薄水淺。民生其間。率多慧黠。有智數多機。

變巧於求利。鬪鬪之徒。雖一錢物。皆有價。雁音偽。東郭人黎永正。本工輪輿。厭其作重而貨遲。乃改業治斗斛。尋又治權衡。逾年。人有以深斗重秤而爲囑者。倍取其值而與之。其欲減勺爲升。減合爲斗。省銖爲兩。省兩爲斤者。亦如之。永正又能作空中接絲之秤。折底隆梁之斗。小民不顧報應者。以爲便於日用。徃徃求之。一日。司察神糾奏。有旨以爲用之者固非。而作之者尤甚。俾所在神祇。陽警而陰理之。予乃遣星域神段彥。夢撻永正。雖悟未悔。

文帝化書

卷一

至

既以聲名漸彰。求者愈衆。貪其工直。夜以繼日。使其目力昏暗。以致矇瞽。年方四十。妻棄而他。二子生而亦盲。又以久業於此。不欲頓廢。旣以失明。別無生理。乃至以手爲目。揣摩廣狹。臆度長短。鋸斧釘鎖。冒險施用。左手五指。朝傷暮殘。膿血甫乾。肌膚未平。尋復被苦。指節零落。不能執持。行哭於市。人旣識之。皆無卹者。飢寒切體。如此三年。使自暴白其過而死。二子相繼以殍。由是所用之者。因少戢焉。

第五十六牛山化

積善須逢善果。惡人還值惡因緣。公平苟信無凶報。慘刻蘇珍惹禍愆。但種稻梁先滿地。莫憂荆棘後參天。請君試看檐頭雨。滴滴相承不肯偏。蜀郡涪鄉三水相會。旁有牛山。山之阿井邑繁衍。邑之吏苟信蘇珍。所居比鄰而每事相反。信以公怨。珍以深刻。信以廉節。珍以貪墨。信以倜儻。珍以陰謀。信以推誠。無隱珍以匿怨。深中。信以語言必信。而不輕諾。珍以脅肩諂笑。而無情實。信奉母以

文帝化書

卷一

五

孝而教子以嚴。珍待父不敬。而縱妻犯上。信少求而儉用。珍奢費而無餘。信和同上下。而無怨言。珍以已律人。而少許與。信掩人之過。而省言。珍發人之私。而多口。鄉里公私。皆以信為賢。以珍為邪。且以珍之敢為。而不能與之較。歲終。邑人大集會。酒參開。鄉老周同舉手示眾曰。秦有二水。曰渭與涇。一濁一清。皆赴於河。發源既殊。波蕩不反。三尺童子見水之色。皆能以涇渭名之。蓋以清濁取之也。在人亦然。方語未畢。珍乃面顏俱赤。投袂而起。曰。苟

君是涇。珍是渭矣。珍與苟信聯事而切鄰。珍之所爲唯信熟知。今信播揚珍惡。使鄉老於廣衆中以水比喻。珍將報信以明心。信實未嘗以告人也。自爾珍每見信必眦睚之。雖禮文相接而中實仇敵也。又嘗教其子明能。伺苟信子儀真之便。且將殺之。次年春祈蠶行樂。明能與儀真並行。江際且語。且笑。明能有惡心。而儀真未悟也。乃恃力推墮儀水中。儀真急挽其衣。與之俱墜。出沒於浪花間。子與諸龍君皆豫供神之席。因勅二江龍徑拯之。鄭

涪二君雅知二子之詳。乃攜儀真近岸。而轉明能於淵。會珍見之。褰裳而往。復取儀真擠焉。旋爲儀真牽挽而入。觀者如堵。呼笑騰沸。予不平之。乃使鄭龍曳珍之足沈焉。儀真得無恙。珍之父子皆溺。萬人兩兩相謂曰。孰謂龍天八部有私乎。信與珍禍福不在他日也。蓋信之善果已熟。而珍之惡業方盈焉。

第五十七天感化

婦人植性固多偏孝謹誠勤豈易全宿業雖應雷斧

禍。今身幸有事親緣。互天虐焰。俄回息。捲地威風。忽變遷。馬氏焚屍。支婦免。乃知輿議合於天。

鄭邑民支祖宣其妻喻氏年二十五有姑黃氏八十病目無所見性褊急喜潔難事而喻以少年勤廉恭順能逢迎三年無間言其夫因酒誤觸人仆墮兩齒求免行責入財自贖以喻墮貲入之喻無悔一夕夢里域追逮責之曰汝前生爲比鄰牟容之妻年三十病殆淹音葉逾年汝之姑七十餘煮糜供汝汝以口苦厭食嫌其太頻哭而叱之者數

四及臨死之前一日對姑呼天曰年七十者不死我方三十而使之死天乎天乎胡不平汝家司命聞之於天帝有旨令焚汝屍而汝氣已絕事未之行案牘仍在凡三十年爲一世今當結絕汝宿業所應者死於雷斧之下來日竅之以汝今生且孝故先期告汝喻驚而寤中夜坐而號泣良人有家幹出外未歸姑曰汝以吾兒破汝嫁貲謂終身不可償耶喻曰無之侵晨沐浴新衣拜其姑曰新婦三年事姑無狀今請假暫歸恐不測身死不復來

歸。婆好將息。姑訝其言不倫。歸別父母。所言如初。自炷香立於屋南大木之下。仰天而祝曰。新婦之死。宿業當爾。有所不辭。重念夫貧姑老。晚年失婦。誰爲供事。一也。父母自小教訓。今被天誅。爲父母之辱。二也。身有孕。旣七月矣。萬一得男。支氏有後。三也。今二事皆不可避。獨有支氏無後耳。乞少延。三月分婉而死。時大暑中。陰雲晝晦。風雷交至。里域爲子言之。子知其心。乃爲奏之。有旨。取里中凶逆者代之。富人張實妻馬氏。淫悍悖逆。事姑無禮。制其夫如奴隸。子卽遣里域同雷火神治之。俄喻氏無恙。而實之妻焚焉。

文帝化書

卷一

聖

第五十八尚義化

昆弟由來一父。生至親。安可便無情。李華待蔚。真堪尚。雍滌欺源。太平折臂。輿情知顯報。表閭公議得嘉名。因令薄俗成淳。厚雁序。怡怡免競爭。精爲公議。黨音。黨水之瀕。邑吏雍滌。有弟源。亦事於官。每爲滌所窘。源以長事之。怡如也。滌源同娶梁氏。二女家私微。芒必較。久之滌源爲仇。讐妯娌爲冤。對雍之

父母不能制也。乃議析居。欲留源之房。滌不許。俾源夫婦出一物不與。責以歲時供奉。無幾路逢源。窘以不拜。輒箠之。既傷。復訟於鄉大夫。詰其辭。理滌乃不直。滌之妻造源之門。曳乃妹出。亦箠之。曰。法有長幼。終不主幼而咎長也。鄉議不與之。儒家李華。父晚景有爨婢。出一子。臨終囑華曰。汝以爲子。華泣對曰。兒母雖賤。華之同氣也。他日華教養之。使之成材。昭穆有序。天可質也。厥後名之曰蔚。尤鍾愛之。既長。爲名士。爲之娶妻。華有子彌明。先

生於蔚十歲。自蔚甫能言。使彌明拜之。及長。禮待次其父一等。華與子及蔚均爲鄉人所舉。達之太。守上之春官。論定以彌明官之。彌明失言於蔚。華乃撻之。彌明服義。尋以家資盡付於蔚。曰。吾弟主之。彌明自有祿養矣。鄉人以爲賢。秋社集。子在祭焉。鄉人以雍李相。况爲薰。藹滌聞之。罵坐。復曳源擊之。予不平焉。乃使直事。診其臂而折之。滌妻。亦疽發於手。如此三年。公私俱廢。生事寥落。父母相繼而亡。滌與婦乞丐而死。鄉人以爲不義之報。

太守旌華之閭曰尚義。言此來之官。其

第五十九旌。隱化。賈文鏡而謂之曰。天

世精習俗。最移人。日用塵勞。喪太直。守道牟君。天所

祐。輕身蘇子。鬼猶嗔。至言傳誦。爲規範。廟食興崇。致

奐輪。蜀士始尊中國教。俗儒一日變真醇。其

蜀自秦并之後。中國文物之盛。先王大道之化。漸

有習之者矣。而淳厚之風未振。囂浮之徒競起。予

恐傷風教。有意欲化之一日。巴郡宕渠士人牟麟

好學不厭。而樂於教人。守道廉退。非有大故不出

文帝化書

卷一

五

戶庭。歲時起居。有受謁。無出謁。貧甚而未嘗怨尤。

郡守温瑀。辟請爲從事。旣不起。丞于辰往邀之。接

語移時。所談皆因時順變。善身避世之語。辰欲致

守之意。而辭不得達。卒罷之。辰以告瑀。瑀嘉其節

蘇尚功者。嘗學於麟。未終其業。開門受徒。以師自

任。而性好奔競。足跡不少。安求請省。問奴顏婢膝

爲麟薄之。或以麟意達之者。尚功踵門而辯之。麟

亦自以爲嘗教誨之。猶執先覺之義。而語之曰。死

生有命。富貴在天。子夏之言也。求之有道。得之有

命是求無益於得。孟子之言也。子之所爲。吾實恥之。尚功自恃。年少拳勇。擊麟。子適見之。乃化一儒士爲之解紛。顧衆而謂之曰。人之壽夭窮達。有命在焉。非人爲也。奔競無耻。不知命者也。命之所無。求之何益。不當求之。偶有所獲。以爲求。則得之。求益於得。是不知道者也。苟不知命。且不知道。則所守旣張。放辟邪侈。至於不義不忠不孝。皆由此也。二子所爲。冰炭。君子小人之所以分也。觀者駢聞。或問子曰。爾爲誰。答曰。子所謂張仲子者也。衆驚。

文帝化書

卷一

五

愕相視間。子隱形不見。自是遠邇聞之。若尚功之徒。改行有醇厚之風焉。渠人爲子立廟。闕皆稱曰。第六十。祐正化。

謀他財賄。已非宜。况復萌心。苦見欺。正女一言。祈響報。吉人盡室。免傾危。俄驚。縹緲。皆離體。尋使凶強。總磔尸。福善禍淫。天理在。非子受祭。報其私。命。北郭富室。智全禮。仲春修祀。一室盡醉。暴客王才者。約其徒三人。謀劫之。是夜。未央。推戶直入。縛全禮。家男女良賤九人。婢妾七人。唯全禮之妻與二。

女未繫之。既取其貲。將亂之。全禮之妻。惶惶乞憐。幼女舜華。年十五。與其姐舜英。抱母而泣。才欲逼之。華罵曰。餓賊犯吾家。張神君未知汝也。語畢。其家司命崔瑄。與智之祖禰。告急於子。子乃遣功曹輔興。領陰兵百人治之。所縛全禮以下。繩皆自解。盡執其賊。翼日告於里正。聞於郡。悉誅之。

第六十一 殺生化

蠢動含靈皆有命。貪生畏死與人同。因思骨髓脂膏味。俛在砧刀鼎鑊中。不顧冤魂隨影響。只知滋味潤

文帝化書

卷一

五九

喉隴杜章。享盡前生福。業果成時報不空。

邛有杜章。望帝之友也。生於富貴。父祖好宴會。習以爲常。凡烹割之事。章躬親之。及長。自持門戶。廚饌無虛日。膾炙方離口。刀杖已在手矣。後以災禍相繼。家道零替。無以爲生。爲人屠劊。以就口食。所取人財。名過命錢。又以飲啖兼人。饕餮成疾。纔方飽滿。尋復中虛。而性嗜肉味。日常不足。及以髀取魚。以弋彈雀。所見飛走。皆萌殺心。中年生五子。皆無指口累所迫。過命之資。不足度日。栖惶無聊。尋

有癩疾。肌膚破裂。膿血流潰。見者掩鼻矣。自是餓
火所燒。復受疾苦。投井自盡。爲人執之。極口辱罵。
於是仰天呼冤。子見之。訝而問。里域主者孫洪叔。
言其詳。且言此人祿盡而命長。尚餘五年。子既知
其造業之由。又憫其受苦之酷。且歲月方遙。惡其
日夕怨苦天帝。乃遣功曹易其心志。使之以手揭
瘡皮以自食之。又以指染膿血。吮咀求味。宣言於
人曰。毋作殺生業。以我爲戒。如此逾年。以準未盡
之數。命斷而死。諸子皆殍焉。

文帝化書

卷一

卒

第六十二酷虐化

公孫武仲處心廉。鞭撻諸胥。失太嚴。資水賴恩。還縱
吏酷。民誅取卻無厭。化身戒勵。誠惟一。改行寬平。利
可兼。裁抑有餘。增不足。吏民兩邑。惠俱沾。

牛鞞邑令公孫武仲治邑以廉而待人。不怨左右
之人。小有過失。笞一三百。莅邑逾年。而胥吏無全
膚。吏怨之。資水邑令賴恩。性貪吝。以苞苴爲常。日
用飲食。歲時衣裝。取給於胥吏。以民事造庭者。無
問曲直。悉付之。狴狀。吏誅求意足。乃已。吏意未

厭則遷延歲月。置而不問。民怨之。予以二邑之吏。民被苦。乃化身爲蜀郡丞。長孫義行。諸邑觀風俗。勅武仲之虐吏。賴恩之酷民。二令叩頭乞免。子戒。勵之。尋隱而不見。後知郡丞。初無行邑之事。二邑咸以爲神。而敬信之。武仲改而忠恕。恩亦變而廉潔焉。

第六十三 憫世化

周室隳頹。爲不仁。蒼姬一旦變羸秦。慘形暴戾。無和氣。詐計窮兵。又幾春。不忍中原罹此禍。願開方寸濟。

文帝化書

卷一

三

斯民。上天有旨。垂俞允。雨後乾坤又一新。開式十

子嘗仕於周。以忠盡命。血食於蜀。未幾蜀入於秦。

已而周喪。天下皆羸民矣。秦任刑法。視民如草芥。

秦衰而干戈又起。中原塗炭於斯久矣。予以久處

靜境。思以拯斯民之苦。乃飛章上聞。帝從之。若曰。

白帝子遊人間久矣。而暴於殺伐。今已遣赤帝代

之矣。汝以本司火德。今當應世。以爲赤帝子之後。予受命焉。

第六十四 咸陽化

不問吳越。天子以二邑之吏。

護持全蜀幸優遊。應世情牽強出頭。被譖不成膺繼
統。殺身空與結冤讐。封王緣薄終何益。報母心酸未
肯休。那得身為率然相。盡吞諸呂怯幽憂。

予之懇於上天。將以化身援天下於塗炭之中。躋
斯民於和樂之地。奈何帝命以予為赤帝子之後。
玉音可畏。予不敢抗。靜言思之。非所望也。俄有九
天監生大神。逼予受生於雲霄間。下視咸陽火秦
之後。宮闕鼎新。漢帝方與戚姬晤語。監生謂予曰。
此所謂赤帝子者也。今為漢帝矣。予縱目間。為監

文帝化書

卷一

空

生大神所擠。墮於帝側戚姬之懷。恍然而覺。帝以
予生骨相相肖。舉止可喜。名予曰如意。予雖孩提
中。而本志尚堅。語言顧盼。尤愜帝意。帝尤鍾愛。每
以予兄為不類。薄之。晚年欲以予為太子。既不果。
帝萬歲後。卒為呂氏所殺。予母之死。尤被酷毒。予
深怨之。方冥冥間。見母受苦時。思得復為率然之
相。盡吞諸呂而後已也。

第六十五 卬池化
恃勢陵人不可為。無辜子母被誅夷。銜冤入地至極。

矣。不共戴天。良已之。諸呂後身同一邑。雙親乞命在斯時。海波平。陷四十里。還我當年受百罹。

予自罹呂禍之後。神遊冥漠。又無職守。嘗蓄宿憤。思欲報之。已往修積。不復問焉。雖諸呂死。拘幽冥。造業深。重歷年甚多。逮再生亦久。遂訪西海之濱。有邑名邛池。邑令呂牟。呂后之後身也。邑人多呂氏。蓋宿業相尋。諸呂造業之黨也。萃於窮荒。予母夫人亦生於彼。復爲戚氏。以前生享福太過。至此而貧悴。所嫁張子年老無嗣。夫婦以芟刈爲業。

日野外相顧而語曰。生身窘甚。辛苦自養。暮年力衰。將不免於溝壑。今六十而無子。是天將殺之耶。乃相與割臂出血。瀝於石凹中。以石覆之。拜天而祝曰。人皆有子。惟我獨無。今血氣薄少。不能施化。願此石下。倘有動物生焉。亦遺體也。子識母氏心。惓惓焉。一念感之。從而寓之。明日二老復來。揭石視之。血化爲蛇。金色寸長。予所爲也。母收養之。逾年。頂上出角。腹下生足。能變化。每天欲兩子爲助。之身既長。大腹量寬。邁見羊豕犬馬。輒食之。邑令

有馬色潔而駿。牧於水際。蹄傷吾足。因拘而噬之。焉。蓋呂產之後身也。邑人皆知子。詳訪於子家。而不獲。逮子父母入於囹圄。責以三日。求子無狀。將見殺焉。次日子化儒生。謁令解之。令曰。張老夫婦家養妖蛇。食人六畜久矣。今又食吾馬。吾將殺之。爲民去害。張不見聽。是彼自爲妖也。今必戮之。子曰。物命相償。宿業所致。遇彼吞噬。亦非偶然。今君爲畜而殺人。豈令尹之事乎。令叱子使退。子復語之曰。君有死氣。浮於面顏。宜善自愛。他日無悔語。

文帝化書

卷一

畜

畢子隱形不見。令之左右皆以子爲妖。子乃奏天稱冤。陳以前世子母無辜。死於諸呂。今適逢之。願與之較。辭上而未報。因變化風雷。呼吸雲霧。白晝而暝。一邑之人相視而語曰。汝頭那得爲魚。以手相捫頭面而泣。一夕揚海水以爲雨。灌注城邑。周四十里。皆陷。子以身載父母而出焉。時孝宣之世。今所謂陷河者是也。

第六十六解脫化

嗔恚之心莫易生。此身生處是無明。只知直理堪平。

訴不待琅音輒徑行。謫受大身遭熱惱。填還冤債慰群情。世尊一語消除業。却得當來面目成。

予前以呂后冤對。奏帝未報。而擅行之。雖一時快意。宿憤頓消。及心定氣平。良用深悔。翼日玉音薦降。以海神晁閔。劾予擅用海水。陷溺平民五百餘戶。以口計之。二千餘命。除里域所具。予前身仇對八十餘人。半在城隍。半居附郭外。其餘生齒皆係天枉。帝命賜遣。以予爲邛池龍。而奪其神職。且使天吏監臨。不得干預雨澤。羈囚於積水之下。連年

旱虐。水復爲泥。身旣廣大。無穴可容。烈日上臨。內外熱惱。八萬四千諸鱗甲中。各生小蟲。啣嚙不已。宛轉困苦。不計春秋。一日晨涼。天光忽開。五色雲氣。浮空而過。中有瑞相。紺髮螺旋。金容月瑩。現諸勝妙。希有光明。山靈河伯。萬象稽首。讚歎歡喜。聲動天地。復有天香。繚繞四合。天花紛墮。隨處生子。乃耳目聰明。鼻觀通徹。心清口潤。聲音發揚。仰首哀號。乞垂赦度。萬靈諸聖。道衛先後。咸謂予曰。此西方大聖。正覺世尊。釋伽文佛也。今以教法流

行東土。隨教化身。將往中國。爾旣遭逢。宿業可脫。
予遂起改悔心。生悲愍念。身自踴躍。入天光中。具
陳往昔報應之理。世尊答言。善哉。帝子。汝於向來。
孝家忠國。作大饒益。又復憫世。生護持心。因果未
周。仇敵相爭。以人我相。肆興殘忍。遷怒於物。業債
當償。今復自悔。欲求解脫。汝於此時。復有前生冤
親之想。與夫嗔恚愚癡念否。予聞至理。心地開明。
內外罄然。如虛空住。無人無我。諸念頓息。自顧其
身。隨念消滅。復爲男子。聽佛宣說。得灌頂智。得大
辯才。得神通力。得圓滿相。龍天八部。皆大欣悅。子
皈依焉。

第六十七 仁政化

嗔業焚如障最深。堅持鎧甲。莫容侵。瘡傷爾體。猶吾
體。痛切他心。似我心。吏旣不欺。終幹濟。民知相愛。自
甘臨。清河薄譽。緣斯得。歌詠誰將和。舜琴。
子旣離惡趣。卽得善生。受形於趙國。爲張禹之子。
名勲旣長。爲中正。所推爲清河令。寬明自任。人不
忍欺。待吏如僚友。視民如家人。吏有失謬者。定正

之弛慢者勉勵之。鹵莽者教誨之。貪饕者廉察之。詭詐者詰難之。不用詰詔者免去之。惟曲法戕民以白爲黑。事干人命者。使自理之。辭窮心盡。然後付之於法。若初情可憫者。猶宥之。失出之。罰予所自當。不敢辭焉。民有爭財賄者。以義平之。爭禮法者。以情喻之。爲賊者。使償其貲。傷人者。使庭拜其敵。姦及殺人者。付之於法。其本心可恕者。猶出之。容惡之。謗亦不敢辭焉。以是一方之內。兩賜以時蝗蟲不作。偷賊相戒。而出境。姦邪革心。而改行。爲

政五年。怨懟不聞。而民爲之歌曰。吾有師。師嚴而不慈。教我恕我。張君能之。吾有友。友信而不戒。親我正我。張君是賴。我有親母。恩掩於義。張君似之。柔而有制。我有親兄。實殷於情。張君似之。和而不爭。後爲太守。責以趨進。子解組焉。時乃章帝元和之末也。

第六十八 幽明化

盡心於道。道斯行。篤志求仁。仁自成。性定乃能通晝夜。神全方可治幽明。林宗獎拔存公議。帝子傳言無

隱情。三紀辛勤多功績。不妨陰鷲相群生。

子以先世善政有成。根業滋茂。天年甫盡。卽遂受形於順帝。永和間載生斯世。所謂張孝仲者。猶不忘於故稱也。復爲郭有道之所品題。雖不登顯仕。浮沈里閭。而上帝有旨。俾予曰。應世務。夜治幽冥。凡人之屈伸冤枉。陰德隱謀。予皆知而籍之。以至鬼靈邪祟。無不預焉。如此三紀。幽明兼濟。人鬼皆利。子有功焉。

第六十九籌唯化

文帝化書

卷一

六

襟懷有武且兼文。一寸心田萬象分。寶運將開司馬氏。兵謀聊讚鄧將軍。出奇間道行吾計。盡瘁沙場佐帝勳。史氏簡書還闕逸。何妨籌畫世無聞。

子以善功世修。漸復神職。而命債未償者。猶不吾置。復生於河朔。少負氣節。眼見世變。嘗以功名自期。乃爲大將軍鄧艾見知。辟請爲從事。凡所舉謀。子必預焉。及伐蜀之年。子爲行軍司馬。勸艾以間道出奇。以省鋒鏑之禍。入蜀深境。遇諸葛瞻。許以封王琅邪。瞻不之聽。至於交綏。瞻之中堅。子所當

也。或有流矢。星飛。集於子體。瞻方就擒。子欲營救之。而創甚矣。蓋向者。叩池未償之報也。可不戒哉。

第七十如意化

帝手何年自執持。玉京一旦賜於子。指揮行陣陰兵。自顧揖仇讐。惡意移。利器尋常爲伴者。舊名時復自呼之。從茲所向皆如意。三界神靈誰敢欺。

子旣滿前緣。詔詣玉京。洗除業籍。鼎新神位。俾子永福坤維。帝又以所執之杖。賜子。帝旨若曰。咨爾孝仲。萬靈之雄。忠孝全節。世資爾功。賚汝斯杖。無

文帝化書

卷一

堯

所不通。又曰。此如意也。予以杖契宿名。欣然受之。

第七十一丁未化

越裳西畔。金山色。越巒音隨南邊。近海涯。醉眼醒看新。日月閒心。猶愛舊烟霞。元辰司命。專丁未。趙國中興。顯故家。火德佐王。十萬祀。始從今日拜真嘉。

予以寶杖自隨。無適不可。因念前身。西海之隅。復經從焉。越裳之西。越巒之南。兩越之間。有金馬山。勝境清絕。張老夫婦。子累生之父母也。於是生焉。時晉武帝太康八年。歲值丁未。二月三日夜。子刻

以甲子考之。則其時已屬辛亥日矣。帝命以子爲
白丁。未陽官本命元辰焉。小文曰莫翰
第七十二水漕化。妻荀子由寒裔。與紫艷金。自
夢裏爲龍爲帝王。多生習氣未能忘。笑他酒饌循淫
祀。書我官銜牒水鄉。風雨聲中奔衛子。桑麻陰下舞
商羊。職司全蜀幽明事。七曲遷居道路長。

予已成長。妻男具而孝敬不衰。見鄉人以旱祈雨
於土。木子笑之。蓋予嘗以夢報矣。一日水際自書
官銜。移文海神。乃見使者告予以有形以來。自周
文帝化書。

卷一

五

爲人迄今顯化七十三矣。乃呼予爲運判。促上白
驢。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入大穴中。宮庭明廠。父母
以下血肉皆在一夕。兩澤大作。徧全蜀之境。尋有
商旨。以子總護全蜀幽明之事焉。意謂其
顯化第七十三桂籍化。兩聲中衣。子桑。刺。劍。不。罷。
儒家桂籍隸天曹。得失榮枯數莫逃。夢契真誠題義
顯。榜隨陰德姓名高。封妻蔭子由寒裔。曳紫腰金自
白袍。爲報雞臆無寐客。勉心文行莫辭勞。
帝以子累世爲儒。刻意墳典。命子掌天曹桂籍。凡

士之鄉舉里選。大比制科。服色祿秩。封贈奏子。乃至一府進退。皆隸焉。

第七十四孝廉化。文淵。入西京。題。經術談王。辨異同。孝廉特地起遺風。江甯玉璽皆天命。日麗重光顯帝功。馬化已知興晉室。蛙尊誰為屬。

劉聰跨驢直入西涼地。遊戲隨機現六通。子慕釋氏韜光禪寂建。興中憫戎狄。窺伺朝綱非。

命世英雄弗能反。正會元帝建策南渡。綏撫江左。而白麟玉璽見於江甯。臨安曰有重輪。皆中興之。

文帝續降化書。卷一。主。

象子改日作儒士。跨一白驢。往河西應孝廉。謁張軌焉。

第七十五感時化。姚萇古亦無欲激頽波。專號擬陪鄉士。獻能書喜遇。姚萇古亦無欲激頽波。專號令敢據忠節。委均輸。不堪狙詐為三俊。笑倚鴻圖應。

一呼與盡先期歸。蜀地輟車枉駕訪吾廬。予建興末。作儒士。稱謝艾。跨驢入西涼。張軌以子。

為主簿。張重華嗣位。時石季龍使將麻秋。侵寇不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議者舉將。

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議者舉將。

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議者舉將。

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議者舉將。

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議者舉將。

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議者舉將。

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議者舉將。

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議者舉將。

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議者舉將。

已涼州震動。府司馬張耽言於重華曰。議者舉將。

皆推宿舊。且韓信穰苴。皆非舊將。盡明公之舉。惟材可任。主簿謝艾。兼資文武。委以專征伐之事。庶幾可也。重華召艾。問以計策。曰。耿弇不以賊遺君父。黃權願以萬人當寇。乞假臣數千人。爲殿下吞之。重華大悅。以步騎三萬人。令艾討之。麻秋率大衆以禦之。艾乘輅車。冠白帽。鳴鼓而行。秋望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稍龍驤三千。馳擊左右。大擾。勸艾去。艾不從。下車踞胡牀。指揮處分。賊以爲伏兵發也。懼不敢進。秋軍乃退。艾

乘而擊之。俘斬甚多。秋乃匹馬宵遯。季龍聞而歎曰。吾以偏師走九州。今以九州之力。困於重華。真所謂彼有人焉。繼而往關中。與姚萇爲友。欲激頽波。以正風化。奈何縱暴之君。競起廢弒。然萇雖少。而多謀略。又况夙有契好。故作密友。久之。子厭處。凡世思歸蜀峰。約萇曰。苟富貴無相忘。後萇以龍驤將軍使蜀。至鳳山。訪子。子禮待之。假以鐵如意。祝之曰。麾之可致兵。萇疑子。子爲之一麾。旗幟蔽天。戈矛戎馬萬餘。列之平坡。今試兵壩是也。後萇

以符堅死。卽帝位。國號秦焉。

第七十六扶神化

清河爲晉拯艱難。堪笑符堅逞厥奸。帝命神孫摧北敵。祖爲賢相起東山。潛機勝敗知前定。報捷音書謾往還。試問八公諸草木。史中功烈甚班班。

予父清河府君。念晉氏皆黃帝之裔。其後陵遲。欲降生於世。而匡救之。稟玉音而生於謝氏。於建興中。故府君攜予二子。曰淵石。曰楸陽。遞生於諸謝。予父高臥東山。爲蒼生而起。二子乃元石也。符堅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七

拒權翼等諫。率兵九十七萬。東西萬里。水陸齊進。寇邊。孝武皇帝方將謀帥。予父曰。惟兄之子元可。當此任。卽遣元石及子琰等。都督水軍七萬。拒堅於壽春。堅登城而望。晉軍部陣甚嚴。望八公山上。草木皆類人形。顧謂符融曰。此亦勍敵也。後淝水却陣大破之。北軍皆懼。桓冲在荊州。遣援。予父怡然不變。止冲之師。冲笑料其必敗。及元破賊。書還。無喜色。人服其度量。而勝負之數。已素定於胸中。嘻哉。予之家世顯忠勤。誠無愧於信史焉。

第七十七誅暴化

禍福之機本在人。只因現報與前因。貪污賄利欺君命。刻剝脂膏虐下民。權音貨王仔生犢尾。刷錢馬音譔化豬身。從茲警悟堪爲戒。一念纔虧卽有神。

予仕晉之後。兼治幽明。時蜀之導江王仔者。永和中任帥幕吏。被檄督權課。監於潼川。而王躬請井所召民。強與約。率令倍差認課。當取五千斤者。輒取萬斤。又約來年所輸不滿額者。籍其家。王心知其不能如約。窺欲沒入之。使官自煎。旣復命。帥以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書

鹽數倍增喜之。予聞其苦民。故陰治之。是夕帥馮遷夢王仔來謁。而公裳下有牛尾。方驚悟。有婢亦魘及甦。言適王仔者來。公裳下有一牛尾。出再四言其權利貪污之故。今生蜀之屬邑田遷家。翼日遣人訪之。果如所夢。又益昌馬譔者。同爲帥屬。每出部邑督錢。惟以多爲貴。不問額重輕。虛實盈縮。必得爲期。且以此自負。蜀人苦其虐。號曰馬刷。或以王君牛尾警之者。馬曰。正使見世尾生。亦何必問。予聞其暴虐如此。聞之上帝。繼而病卒。七日之

中其家作薦福。聞棺中有聲。意其再生。亟開棺視之。則已變爲一豬矣。急掩而葬之。時天氣晴爽。喪車纔起。天雨如注。送者皆不可行。及墓次。水已溢矣。此可爲污吏之戒。

第七十八明經化

銅川著筮久。潛心道學。儒宗已陸沈。天假仲淹重振鐸。文追孔氏復鏗金。儒風欲繫唐虞化。大雅全排鄭衛音。董氏庶幾顏氏子。升堂窺見室之深。

予久處穹昊。帝以中國道衰。欲王化之復行。故命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七五

予生銅川家。知隋運將終。吾道未濟。退居河汾間。修先王之業。制禮以節情。作樂以和俗。恢刑政以防其非。崇祭祀以介其福。祖述周孔。取則軻雄。九年而成經也。其餘五常之教。於小子何述焉。復以禮樂之學。付之董常。惜其不一用於太宗之朝。悲夫。

第七十九護聖化

漁陽鞞鼓扣長安。此日明皇幸劍關。若聽九齡摠諫論。豈勞七曲重躋攀。不因儒士爲親謁。安得鑿輿復

遠還。萬里橋邊迎禁蹕。誰知虛位紫霄間。

予自汾陽傳道。厭於死生。再奉帝命。輔唐室。故命長子淵石。生於清河氏之家。卽九齡也。明皇時。李林甫之譖。毀肅宗。而帝賴之以不易。至於議論風生。首登七寶山坐。有文場戰師之雄。應制走丸之辯。後漁陽之亂。明皇幸蜀。登劍嶺而觀中原。歎曰。吾聽九齡之言。不至於此也。予因至萬里橋。以儒生謁帝。帝曰。卿非北郭張生乎。予曰。然。臣聞元載孔昇天。虛位久之。以待陛下也。帝默然。後肅宗收復京都。韋見素迎帝歸闕。封子爲左丞相。而子密衛鑾輿。至咸陽。帝移大內安頤。遂辟穀。張皇后進櫻桃蔗漿等。悉不食。常玩一紫玉笛。自吹數聲。有雙鶴下。徘徊於庭。帝謂宮妾曰。吾奉上帝命。居元載孔昇天也。令具湯沐。復就寢而升化矣。

第八十明威化

影響昭理可尋。性天豈與物交侵。眼根所著無非色。身業居多莫匪淫。四舉不沾天子祿。一生虛負狀元心。李登狂妄終除籍。果報徒嗟罪障深。

唐李登者年十八爲鄉貢首。自後凡十年一薦名。愈下年幾五十不第。一日齋沐詣葉靜法師。具告曰。登自十八歲叨冒鄉薦。凡經四舉不登一第。何罪至此。幸法師入冥爲登勘查此生如何。法師諾之曰。蜀之梓潼有神曰北郭生。掌文昌職。貢舉司祿之官。必能知之。吾當爲汝扣之一。曰。上章道過治所謁予。法師曰。士人李登者。某年某月某日某時生。凡四舉不登。此人果何如。予命一吏示籍對曰。李登初生時。賜玉印。十八歲魁鄉薦。十九作狀。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三七

元三十三位至右相。緣得舉後。窺鄰女張燕娘。事雖未諧。而係其父張澄於獄。以此罪展十年。降第二甲。二十八歲得舉。後侵兄李豐屋基而奪之。至形於訟。以此又展十年。降第三甲。三十八歲得舉。後長安邸中淫二良人婦鄭氏。而成其夫白元之罪。又展十年。降第四甲。四十八歲得舉。後盜鄰居王驥家室女慶娘。爲惡不悛。已削去籍矣。終身不第。法師辭退。以是語登。登無以對。一夕愧憾而死。後之士夫可不戒哉。

第八十一濟順化

綿綿唐祚欲傾。摧叛逆陵遲。陷北臺。逼脅乘輿。臨草莽。爭驅甲冑。走塵埃。天恩昭顯。精神會帝。室重興。雨露來枯。柏津前新。應詔虬鉞。誰信伴良媒。八至六

唐乾符中。歲荒。河南爲盜者甚衆。尚君長伏誅。尙讓等推黃巢爲主。反長驅江陵。渡江爲患。入淮北。攻河南數十郡。次陷洛陽。破潼關。僖宗播遷入蜀。巢犯闕。遣朱溫等攻鳳翔。至潼關。追僖宗。乘輿夜遁。出鳳翔。予以儒服見帝。帝夜行馬駭。予以所乘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騎奉帝。帝乘之。予捧足攏馬。密布彩雲。衛帝騰空。彌明露雲微開。令帝下視。見鳳翔軍與巢軍戰於龍虎。吸若蟻陣也。帝曰。此何所也。予曰。此乃空際。帝驚歎曰。卿非北郭生張孝友乎。我非卿。豈料此生耶。予奉帝至劍南。複道帝疲甚。欲少憩。命予股以枕之。熟眠。林葉風聲。帝忽躍起曰。巢兵至矣。輦鈕近也。予曰。非也。乃林葉風聲。久之。從駕宿衛。始及訝帝行之速也。帝至栢柏津。約曰。我有一女。乃與唐公主。最神慧。奉卿箕箒可乎。予曰。臣幽也。何

敢奉承帝曰。勿固辭也。遂封吾爲濟順王。親至廟
奠獻。解劍爲賜。仗子勦賊。後宋文通等斬巢首。送
成都。帝還闕。則興唐公主從而歿矣。子命陰兵迎
公主歸七曲焉。

第八十二濟迷化

救世垂訛物理衰。神人淆混化塵微。庸愚指我爲妖
妄。蒙昧嗟予擬是非。而地亂雲多雨潦。互天烈焰示
光輝。孫樵始信英靈著。從此寰中顯福威。

五季中進士孫樵者。性尚剛介。不與羣居。詆斥佛

老著無鬼論。自隴之蜀。過祠下。侮辱無禮而去。抵
於山陰。天忽昏晦。風雨如撒。行者不可進。欲投邸
而不可得。遂呼曰。此乃北郭生張君。如果有靈。則
指涯渙如何。子命佐神舉火一二示之。樵尚笑曰。
廟奴護我。再呼曰。神旣在。何不爲我止風雨。使我
能抵於平陸。如何。子笑曰。子所過神廟。必狎侮。指
以爲妖。笑以爲誕。今悔之何及也。子示之以炬火。
數百。山川明朗。可容行李。須臾風雨頓止。翼日雷
記於廟焉。

第八十三證果化

色空歸境湛然明。樂道全真顯妙因。拯溺大施康濟力。治人廣布惠慈仁。三千果證如來號。八百功成大士真。不動戲遊三昧地。坤維重顯福生民。

予從釋地頓超不二法門。居清涼寶山仍司民疾。苦時蜀人苦於湍流。自遂城至涪江水溢抵於城。隍人多漂蕩。又苦疫癘痲癩疽之疾。予化里神。爲作篙師拯合溺者凡數千人。又化太醫生親爲診候。全活者衆。會鷲峰古佛紀功錄行爲予授記。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全

作是言。汝於當世作師。號安樂不動地遊戲三昧。定慧王菩薩。釋迦梵鎮如來。今證斯果焉。

第八十四明良化

藝祖開基妙若神。義欽遜德不勞兵。終南翊聖會全璧。汾晉西祠已結纓。十策條陳裨獻納。兩朝變理致昇平。明良慶會應非偶。炳炳丹青顯令名。

予方居不動地精修妙行。而八紘雲擾世變輪迴。適奉玉音五星聚奎。有興宋之語。徧勅諸靈。出以應運。故翊聖降於終南。張守真之廬。及晉祠有崇。

德之聘。予遣長子疑當作次子曰楸陽。生於清河。曰齊賢。布衣十策。歷相兩朝。佐神獨孤。生於寇氏。曰平仲。力輔章聖。策功澶淵。基二百載太平之治焉。事載國史。所驗不誣。

第八十五顯忠化

明明天子出乘乾。孽黨何能撼蜀權。均倡悖徒陵郡縣。順連叛寇汙山川。不煩兵刃交鋒戰。立見主師奏凱旋。知道劍關神有力。徽章溢美備人天。

予方以海宇清甯爲喜。而淳化年間。均順僭叛。王

師討之。主帥王繼恩。雷有終。祝吾丐靈。予命崔瑄。李懋。以陰兵助雷。有終擒賊。至利州。賊固壘不下。一卒於軍中呼曰。梓潼帝君遣三將助陰兵百千。今奉天勅。勦汝可速降。而賊以勁弩一箭。中呼者腹。其卒去箭無恙。又厲聲自若。豫言賊陷之期。及叛。平有恩榮。以英顯之號。上帝嘉予弭變。能免殺戮。俾專輪迴救苦之司。開便宜都督之府。總三界六天之陰兵。

太平風化樂唐虞。致治馨香等太初。率服四夷明德
教。奠安百姓法規模。挈裘頓領知賢相。錯節盤根見
大儒。一舍輔成元祐政。著書誰用鑑寰區。
皇朝一祖四宗垂拱太平。予奉玉音以次子然明
生於司馬氏家。名光盡誠於館。著古今歷代史以
鑑於世。輔宣仁聖烈皇后。擁少主。不出簾帷而天
下治。當時庶政聿修。咸謂德合天地。道通神明。而
積仁累德。凜凜乎庶幾周召之烈焉。

第八十七武烈化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全

獯猾交馳寇隴。西秦梁幾陷。孰排擠。高宗側席方求
策。諸子宣靈已挽輶。木馬汗流知助順。朱幡火烈示
端倪。兩兼吳蜀回天統。皇壽重延日月齊。

子以朝廷承光大之休命。尊峻極之崇階。地廣三
代。威鎮八紘。忽女真有燕山之圍。方賊起江湖之
鬻。三辰錯亂。師旅並興。女真無厭。竊我神器。二聖
北狩。百姓流離。於是相聚。菑蒲蝟毛而起。攻城剽
地。流血成川。炊者不及析骸。食者不遑易子。億兆
空懷主之念。九牧大勤王之師。獯猾狼貪未已。再

興西北之師。逼於秦梁。幾陷王師。乞靈於祠。然子
已應化。清河氏之家久矣。子之五子。長曰淵石。卽
竟也。次曰林陽。卽贊也。三曰竇。曰貫。曰質。統佐神
崔瑄。李懋等。奉上帝命。愨其一方。勅令助國。卽以
神兵。現滿山川。金賊驚駭而遁。木馬有汗流之珠。
隴西獲晏安之福。以迄於今焉。

第八十八興國化

朝廷中否甚傷情。事業班班可訪。尋政在平江。扶大
寶兵。虧陝右本天心。便宜坐使兩蜀靜。陞陟恩流三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全

峽深。要識此回神異處。樞中全體士無侵。

予以仙釋交修。不欲出生死地。而靖康有陽九之
厄。帝有恩言。命子靖難。乃於紹聖丁丑。託化張浚。
立一世之英表。平江復辟。聖天子垂統四十餘載。
至富平之敗。非浚之失。乃天也。隆興甲申。浚死。葬
於衡陽。其子杓。欲更葬於蜀。旣啓棺。視之。威容儼
然如存。合郡士夫。觀者如堵。以手加額者衆。隨而
掩之。倘非子神化安有此也。子生領天子之權於
蜀。兼掌文昌之命於天。其功績不忝矣。

第八十九止足化

玉冊褒稱賜寵光。尊隆師傅總元綱。積功惟喜修天爵。被命甯辭抗帝章。泄事惟勤居太極。貢賢是任主文昌。錫民五福期康乂。非特區區一兩腸。

子隆慶之歲。奉玉音加秩。若曰文昌者。教化之本原。實傳列聖之業。儒士者。道德之淵藪。宜推一德之忠。播告諸天。亶孚有衆。惟文昌司祿主者。職貢舉真君。衛民少傅。靈應帝君。張某德被萬物。威形四方。粵自有生。顯從浩劫。順考古道。鑒觀人文。照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全

臨。並日月之明。發生贊乾坤之化。是以教耕稼而民人育。每裁制而自優。脩禮樂而政事康。果猷爲之不謬。干戈載戢。陰陽常和。水土旣平。休祥時格。託之庶務。試之諸艱。皆濟濟以可觀。每多而益辦。昔自水漕。今泄台衡。尚持拔苦之心。誓拯倒懸之念。厥有成績。巍乎難名。察乎九十餘化之行。藏命編諸冊。著以萬二千端之行節。豈曰空文。顛則持而危。則扶惡以懲。而善以勸。下民允賴。惟乃之休。况復恢龍漢之圖書。闡鸞臺之典。則欲分身而

顯化率諸聖以混融。萬利開張。三界均利。宜加峻位。俯叶輿情。名躋南極之尊。禮絕星聯之上。於戲躋三階而下太乙。允彰應物之符。欽五福而錫庶民。式賴師言之佐。誰其能者。汝往欽哉。可特加金闕。昊天太師。糾察三界禍福事。予辭表略曰。滿盈之懼。上瀆瑩聰。温厚之辭。時紆訓誥。意敢懷於不敏。欲猶冀於必從。中謝伏念。臣德薄位尊。言輕行寡。徒以效誠之決。未懷引退之私。茲遇盛時。重叨異數。豈不侈高上之賜。其亦畏至窮之災。恭惟天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金

尊上帝。道善貸以直成。明容光而必照。護以小疵之失。察其由中之言。方將曲致於施仁。夫亦何嫌於遷令。予再三辭遜而受之。兼司四方禍福。所以分身應化焉。

第九十真元化

物有潛通信可知。幾回利濟。惹閒非。觀風隴蜀存真。寂掌籍南昌。應事機。金闕錦囊。宏帝道。紫陽玉籙。振霄暉。更生爲顯昌。黎事別有精言示福威。

予自興國之後。遊神附鸞。宏顯錄法。幸遇聖朝仁

化神真降靈。故三神所授大洞經錄法三宗。復傳於世。昔賀達授姚偉而仕至大夫。朱道元授朱渙而官至清近。劉若拙授周良輔而高中甲科。黃若冰授蘇軾而爲兩制文臣。劉浩然授虞允文而爲中興宰相。是皆範文儒昌道命可不侈其傳乎。乃演是錄於寶屏之鸞。而降清河內傳。併委劉安勝與其子當程允洽。及其兄兼善。計府何敦信。衛丹李茂等。設壇於誠應樓。發揚七十三化之本始。以待智者而涪之樂温。龍門韓中之者。乃宿契也。其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全

孫坤臣病篤。叩子甚力。卽授以符藥。復遣治病功曹。應感更生。仍昇法錄。今涪夔之間。靈應昭昭。真元驗焉。

第九十一誅逆化

密承帝旨下蒼旻。昭示塵寰禍福。因燮理璣衡明察。訪幹旋綱。紀妙經綸。王生易木雷誅魄。徐子貪金命殞身。羅鞏未還先告卒。只因不早葬雙親。予被命遷師相之職。專生殺之柄。司禍福之事。採訪善惡。乾道中蜀之中江王千者。其父母自買香

木棺以備身後。千易以杉木。已而貨之。再易以楮板。及母亡。則畱株板自用。但市松棺斂葬。子察知之。將王千以雷擊死。倒植其屍。其子哭而扶屍仆地。曰。正申雷震擊其子於五里外。迨後回見父屍依前倒植。凡兩瘞皆然。遂於棺上斲一竅。以竹標之。方免震出。同時新都丞徐謙者。被檄充勘官。宿健音爲境上徐氏家。主人前一夕夢神人謂曰。明日有徐侍郎宿汝家。宜善待之。神人乃吾所遣佐神也。至晚果有徐從政踵門。遂具盛禮。及回復夢。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全七

曰。徐子此回受五百金。枉七十八人命。天曹已減三十年壽。官止此矣。徐氏乃不禮之丞。訝問其故。語以夢中所報。丞愧形於色。回任改秩。未及拜命。卒於邸中。年三十四。聞者莫不惜之。又梓潼縣羅鞏者。入上庠。過祠下。默禱於子。子夢告之。曰。子已獲罪。天曹宜亟還鄉。前程事無復問也。鞏懇曰。平生操履俱無過失。願聞罪由。子曰。子無他。惟父母久不葬。爾鞏曰。家有兄弟。何獨歸罪於鞏乎。子曰。以子習禮義爲儷者。故任其咎。其餘碌碌不足責也。

輦既寤。悔恨。治裝還鄉。同舍驚問。輦以夢告。未及家而卒焉。

第九十二拔苦化

漠漠幽都未有涯。今來古往幾遺骸。皇穹有命司藏瘞。神化無方廣葬埋。玉歷紀功頌玉冊。瑤華錫命步瑤階。逍遙金闕宏慈憫。一視同人無等差。古史曰。枯骨不知年數。尚感文王之葬。童子結伍以衛魯國。猶存孔子之謨。今天下多遺骸暴露。甚至有父母而不知葬。略無惻隱之心。况於他人乎。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全

子遊神察訪深為惕然。適奉玉勅。俾司焉。予力為開誘。凡暴露而得埋葬者甚衆。功聞於上。時上天開化十九年。下世大宋中元甲子。紹熙六年正月。初一日。三清至尊。在玉清聖境。九霄梵炁之上。大會九天十極。考校功過。無上至尊。金闕昊天玉皇上帝。總領三界群真。諸天列曜。地水衆聖。上朝三清。爾時元始天尊。登命金闕侍中。九天司馬。儲福定命真君。開碧玉寶笈。流霞丹匣。出萬天素威功。遍玉歷考校諸天諸地水界陽曹昇真得道以來。

功過大小。以予自龍漢初劫。化九光之始。育元黃之秀。神一挺生。已三千餘化。迄於周武王之乙巳歲。乃符火德。降生於清河氏。九十餘世之盡孝盡忠。百千萬化之積功累行。當次天帝之位。於是諸天行舉。三界推尊。頒降玉歷。下示金闕。乃命玉宸左侍。瑤華內院。翰林瓊章學士。諸天真君。撰製玉冊。以是月十五日。進封帝號。曰無上大羅天。開化十九年正月十五日。金闕玉宸瑤華內院。三天門下都省一炁分形。化生四靈。元元天道。無形無名。

始青肇判。挺生聖真。乾坤並德。日月並明。天上天下。莫丕孝欽。唯昊天金闕太師。糾察三界三教禍福事。九天都督大使。判桂祿嗣籍上仙。元皇真人張某。元黃孕質。炳靈張翼之精。梵炁通靈。妙證虛皇之果。植立古今之名教。彌綸天地之璇綱。全十華十德之太元。朗八景八真之妙善。分身應化。不外乎忠孝之兩端。救劫度人。必本乎慈仁之一念。九千生之功。成行滿三千劫之道。備德高。坤維宏福惠之恩。乾造賴贊襄之力。善盈玉歷。名渙瑤穹。

當位帝真。式隆寵號。謹遣金闕侍中。玉宸左侍。清
元學士。無上上德真君。甯洪齋。捧金書玉冊。特上
尊號。進拜南極長生真王。九天定元保生扶教開
化主宰。波羅尼蜜不驕樂育天帝。救劫大慈悲更
生永命天尊。上極先天地道。蘊元黃生一炁以化
三才。混合空洞。證十通而成萬行。離相消塵。扶教
定元。下制延康之浩劫。保生行化。俾超暉景之太
霞。位峻九天。職隆三界。丕闡慈悲之行。大恢生成
之願。持檀熾音。領蒼胡寶。功高莫議。德盛難踰。合

示嘉尊。幸毋謙遜。仍冀同符大道。劫劫長存。普福
生民。巍巍其大。龍章昭錫。永秘元都。謹言。於是予
以是日。授徽號於玉宸金闕。七寶瓊臺之上。昊天
至尊。御殿典儀。賜羽葆霓旌。九龍玉輦。九鳳瓊輿。
冠通天十二旒之冠。服元袞日月山龍華蟲之服。
元圭朱履。所居之宮。一曰紫微垣。文昌宮。在赤明
和陽虛明堂。曜天之間。一曰玉霄絳宮。在波羅蜜
不驕樂育天之上。宮闕巍莪。皆大暉華。烝明陽龍
光赤城丹臺。金墉玉樹。靈風自鳴。紫雲常覆。子欽

奉册命。峻遷天真。愈懷恐懼。乃作慈闈。而自誓曰。下土衆生。不知因果。不識罪福。多迷正道。多入邪宗。展轉沈淪。無由出離。又值延康未劫。魔鬼流行。人民受禍。剝爛生根。誠可哀念。乃以孔孟伊周之學。道德仁義之教。緣以仙釋之靈通。顯以桂籍之功。用設爲四科。立爲九等。表吉凶悔吝之機。彰善惡禍福之報。或兆於夢。或著於籤。分身應化。救劫保生。嗣是之後。文武醫卜士農工賈。凡一民一物之枯榮貴賤。皆隸予之造化焉。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七

第九十三福瀘化

煙橫瀘水碧。漣漪殺業誰知會。遇時山寺削身徒。憤憤岳靈未報且遲遲。儻存忠厚佛三昧。不致仇連李萬兒。張信復歸玉吉手。彼冤此報罔踰期。

紹熙中。瀘帥張孝芳者。爲卒伍張信等所謀而致叛。信爲同伍張昌殺之。瀘遂平定。此乃紹聖中秬歸一僧俗姓廖名慧覺。居山院。蓄資甚厚。釀錢作斷瘟水陸。繼而草寇李萬兒者。率衆欲劫之。初不知其僧設。竄於四垣。遂盡陷之。惟李萬兒數人僧

與其徒。創而食之。後李萬兒等。圖報其冤。岳靈曰。汝報之未可。此人。有爲衆作福之緣。未艾。更一生可也。惟汝尚有所殺王吉。必報汝也。自是僧慧覺。生清河家。卽勞也。萬兒卽張信也。吉卽張昌也。其報昭然。予遂與英烈。統理神。衛瀘而平焉。

第九十四昭明化

昔從太極肇義皇。神性隨機雲水鄉。九十四回彰變化。三千餘行露微芒。雙峰爲建元初宅。七曲周遊參宿方。聊附飛鸞明此意。出書重訓藉揄揚。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空

予以天命薦隆。位登金闕。逍遙紫虛。遊神察訪。而世變愈降。偷薄鄙詐之風。在在皆然。况劫難將興。未易消弭。乃寓鸞顯化。少變汗風。小回大劫。如昌之龍。因普之萬。松雅之百丈。遂甯之蓬谿。勅皆予分遣。仙曹爲應化之壇。故在蓬谿。則解序玉經。在萬松。則書降寵號。又巴陵。運騰里人楊思。作文昌星席。以朱章感諸真。具集。予位崇。應遊神降福。因覽雙峯。真神仙窟宅。遂請於帝。立昭明。應化鸞臺。以示西民休徵。仍爲予父元初大帝。化建寓室。而

韓震異亦樂施田焉。飛鸞開化於斯為盛。凡有聞有見者莫不知也。

第九十五亨屯化

丑劫將終三卯興。妖氛只恁慘參辰。開禧方弭包羞否。紹定重基構難屯。謾向吳山尋活計。不堪錦水已揚塵。天顏未允寬分奏。此際應知有大鈞。

延康未劫蜀有三卯之屯。開禧丁卯逆曦僭宸。予不忍生靈荼毒。預稟天勅。遣皐皝然山神降生為安丙。同崇應帝。削平此亂。故予垂鸞示以安丙二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三

字。是以楊李諸人得以成事而禍不及民。紹定辛卯。蜀變甚慘。皆人心不古。有以召之。予屢請玉陛。天怒震動。不允奏聞。乃遣鳳凰土地生於余氏曰玠。尹正西陲。以甦蜀困。時號小康。皆予救劫之功。迨至乙卯。世事日非。奈數不可挽。主宰無功。雷杼正。不可以復屆矣。遂有三潮之命。悲夫。

第九十六安南化

六丁五末數相仍。井絡參墟總弗庭。雷杼不靈踰一紀。鼇山分化恰周星。瀘川復正車書舊。巴峽重羞黍

稷馨。天道惡盈。應未泰。江南生聚。苟安甯。

予由周迄今。炳靈劍嶺。邇自三卯雷杼。不靈星周。
一。紀月寓于江。雖無地可居。幸有天可依。親奉玉
旨。暫宅鰲山。而六丁五未之數難追。蜀之諸郡。俱
有變遷。是以巴蓬利閩。莫不比首。予與崇應昭惠。
奏移整於瀘。以全蜀本。渝嘉以下。苟活生根。皆予
三神之力也。

第九十七復古化

摩圍勝地。聳金蓮。真宅甯親。顯後天。胸音渠水規恢。修

文帝續降化書

卷一

左函

禮典。鷲灘助順。洗腥羶。大開復古。康民化。誓作分身
救劫仙。一十七書。堪範世。飛鷲演化。示真詮。

予三潮宅真之地。數罹劫變。再奉天勅。移鷲於黔。
遂以雲龍山。摩圍之後洞。爲寧親之宅。以駐神蹕。
分遣仙官。隨地炳靈。爲國宣勞。不一而足。趙定應
以功業著。夏貴以如意顯。如開州之復鷲灘之捷。
皆予陰相也。又命曹光頰。奕李白蘇。軾黃庭堅。諸
仙假金蓮石葛。傍巖鑽火。鏖雪烹茶。著經述儀。開
復古大化。出一十七書。以壽衣冠之脈。以植綱常。

之教。以昌文儒之命。以衍上帝一十七光之休。而永億萬世之真傳焉。

清河內傳

附

清河內傳

余本吳會間人。生於周初。後七十三化爲士大夫。未嘗酷民虐吏。性烈而行察。同秋霜白日之不可犯。後西晉未降生於越之西。雋之南。兩郡之間。是時丁未年二月三日誕生。祥光幕戶。黃雲迷野。居處地附近海里。人謂清河叟曰。君今六十而獲貴嗣。童稚時不喜嬉戲。每慕山澤。往往語言。若有隱顯。晝誦群書。夜

清河內傳

卷一

七

避衆子。自笑自樂。身體光射。居民祈禱。則余唾而訕。長嘯曰。土木而能衣人之衣。食人之食。享之而有應。謗之而有禍。我爲人而焉無靈乎。自後夜夢。或爲龍。或爲王者天符。或爲水府曹。自怪而不甚信。爲吉兆。後三農^愆旱。嘉禾無甦。舞雩祝神。恬然無驗。余思曰。寢中夢治水府。今夕當驗。夜往水際。以夢中宮銜牒河伯。而驚魂尤恐。忸怩不能定。忽爾之間。陰雲四合。風飛雷震。一吏稽首。余前曰。運判徙居。余曰。非我也。余乃張尸老之子名亞。

綴水府得達

吏曰奉命促

子。余曰。家人如何。吏曰。先到治所。余惶懼未決。吏揖
上一白驢而去。俛首里間。風雨聲中。頓失鄉地。到一
山。連劍嶺而撐參宮。若鳳凰之偃。下有泮湫。引余入
一巨穴。門首數石筍。吏曰。民之禱雨。祝此石。而有應。
名曰雷柱。吾方褰衣入穴。吏又曰。君記周室有人七
十三化。陰德傳家。而迄今否。余方大悟。若夢覺也。吏
曰。君在天譜。得神仙之品。於人世鮮有知之者。晉不
日有中興之兆。君可尋方而顯化。余曰。謝天使響報
也。入穴則若墮千仞之壑。近地而足不涉。若騰身虛
清河內傳

卷一

癸

空。有王者之宮。中有禁衛。余入。遂見家人。悉都其間。
改日作儒士。往咸陽講姚萇之故事。清河內傳。焚香
切記。

紫府飛霞洞記附

吾舊生越嶠間。按越嶠爲郡。居天下之西南角。得坤
之用。在漢時。戶僅十四萬。其俗多營窟。版屋而息。如
土。古穴居野處之世。其地則多土。礦巖穴。接黎之邛
笮。都雅之靈關道。自唐大斥土宇。包夷荒而郡縣之
民不堪命。越嶠遂與中華。襄斷土隔。真人幸啟。偃兵

文帝聖蹟

大帝姓張諱亞。又諱善勳。忠嗣。孝仲如意。勳浚。字露

夫。又字仲子。孝友。聖體肥滿。太畧與祠山相似。面顏

紫色。隆準。眼大而睛露。口方而紅。額濶而方。耳大而

朝口。三了鬚多而長。兩臉亦有鬚數根。一作墓在隆

慶府。即今保甯梓潼縣東二十里。先因姚萇入蜀。與神相

遇。借鐵如意以顯靈。一展如意而陰兵遍野。今滇兵

壩是也。即其地祠之。廟先號九曲。蓋梓潼水來朝。九

折而去。後號七曲。第四十七化云。經行山腹。路成七曲。故又謂之七曲。迨至隋

文帝聖蹟

卷一

突

唐其靈尤著。本朝屢顯神功。加封至八字王。廟號靈

應。專判桂祿。傍有風洞。深狹嚴邃。家慶悉都。其間一

堂四世俱以孝稱。並受王封。歷仙班。證佛果。位天帝。

其殿有降筆亭。亭中有金索。懸一五色飛鸞。鸞口銜

筆。用金花箋數百幅。常留筆下。亭門本府差官封鎖

甚嚴。以防欺偽之弊。降筆訖。其亭內銅鐘自鳴。廟吏

聞於府。府啟鑰取書。以觀報應。其降筆多勸人以忠

孝為本。出書傳錄。以範文儒。以昌道命。昨逆曦僭辰

之日。具犧牲設俎豆。詣殿陳祭。甫欲行禮。黑風驟起。

滅燭飛香。逆曦震懼。俯伏殿下。須臾開明。視祝版已碎作兩片。而案上有安丙二字。及逆曦就戮。甯皇親作御讚。四肆一作頌慶府所謂鳳凰山者。又在七曲之右。去廟七八里。有一刹。曰榮聖禪寺。佛家以爲大帝往來憩息之所。每歲九月十八日。設祈祿保嗣道場。合蜀之諸神而奉祀之。大帝爲主。又有應夢臺。乃士大夫乞夢之所。大帝奉玉旨。佐南斗注生。由是求嗣者多禱焉。因辛卯星變。雷古雷杼不靈。誓宅菴山。星未周紀。奈午未數厄。當罹劫火。嘗化白衣炳夢理皇。

文帝聖蹟

卷一

完

求爲興一作名山。分化之祠。續奉天勅。移鸞仗於雲龍山之摩圍洞。以駐神蹕。假金蓮石。著儀範。世皆所以安國康民也。近又顯夢內庭。遂有惠文之渥。其誅逆助順之靈異。不一而足。今又於嶺右之龍江。大闡元風。鼎創真宅。無非挽人心。而復古道。後之心香。知敬者其鑒之。八里有一條曰榮聖禪寺。神蹟以爲大帝

神蹟四事
一、顯夢內庭
二、移鸞仗於雲龍山之摩圍洞
三、假金蓮石
四、著儀範
世皆所以安國康民也
近又顯夢內庭
遂有惠文之渥
其誅逆助順之靈異
不一而足
今又於嶺右之龍江
大闡元風
鼎創真宅
無非挽人心
而復古道
後之心香
知敬者其鑒之

